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八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八

政術部七 廉潔 恕 戚嚴 明察

廉潔一

傳云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二君矣而無私積

國語曰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故也成

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

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

者而我取富焉是懟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吾逃死非逃富也　增事文類聚曰有餽魚於鄭相者鄭相不受或謂曰子嗜魚何故不受對曰吾以嗜魚故不受魚受魚失禄無以食魚不受得禄終身食魚　原楚辭云寧廉潔正直以自清兮誰知吾之貞廉　增史記曰太倉公淳于令有罪當刑其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為吏里中皆稱其廉平　原漢書云尹翁歸為扶風大治常以三輔最在公卿之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温良謙退不以

行能驕人甚得名譽病卒家貧無餘財天子賢之賜金百斤奉其祭祀　又曰公孫弘為丞相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來仰衣食家無餘財　又曰薛宣為馮翊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未及召立妻獨受囚家錢六千立不知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財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甚可愍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也　後漢書曰李忠字仲都東萊人從光武攻下屬縣至苦陘世祖

會諸將問所得財物惟忠獨無所掠世祖曰我欲特賜李忠諸卿得無望乎即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　又曰楊秉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以廉潔稱　又曰羊續為南陽太守時郡内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　又羊陟傳云陟為河南尹計日受俸嘗食乾飯茹菜而已　又曰孔奮字君魚扶風人為姑臧長奉毋極求珍膳妻子但食蔥菜為衆所笑謂之弱劣

嘲奮曰置脂中不能自潤而奮不改其操也　又曰祭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絝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　又曰郭丹為司徒名為清廉視事五年卒賜送甚寵百官會朝詔問丹家時宗正劉匡對曰郭丹為三公典牧州郡田畝不增　謝承後漢書云髙弘字武伯為琅琊郡悉出舍中供設付外冬坐羊皮夏坐板榻以桑杯盛漿水　又曰羊茂字叔實為郡太守冬坐白羊皮夏坐丹板

榻常食乾飯出界買醎豉妻子不歷官舍　又曰隱逸字公向為徐州刺史以小釜十日一炊　又曰朱寵字仲藏為太尉家貧脫粟飯臥布被朝廷賜錦被粱米皆不敢當之

華嶠後漢書曰樂松家貧為郎常直宿臺上無被食糟糠明帝每入臺輒見松問其故而喜之

東觀漢記曰黄香字文强為魏郡太守俗每太守將交代添設儲峙輒數千萬香未入界移敕悉出所設什器及到頗有即撤去到官之日不祭竈求福閉門絕客

張璠後漢紀荀爽為三公食不過一肉脫粟飯坐皮褥　陳留耆舊傳云髙順歷二縣令東萊太守老病歸草屋蓬户甕瓩無儲也　魏志曰司馬芝為河南尹及卒家無餘財　又曰吳質為荆州刺史性沈實内察不以其節檢物所在見思嘉平三年薨家無餘財唯有賜衣書篋而已　吳錄云袁傳字君游吳人太守黄君髙其德行舉孝廉為尚書郎遷左丞出補江陵其女英得壞牆中珠璫百餘枚傳書上之詔以賜也　晉春秋云晉

武帝謂胡威曰卿清孰與父清威對曰臣不如父帝曰以何為不如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以不如父也　晉書鄧攸字伯道為吳郡守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及去如初到也　又曰鄧攸遷吏部尚書妝馬於家庭妻息素食　又曰魏舒為司徒所得俸散之九族家無餘財　又曰王敦籍周顗家收得素簏數枚盛故絮而已酒五甕米數石在位者服其清約　世說云周顗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住王丞相

往見之暴雨卒至舫船既小而又大漏殆無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也　王隱晉書劉實傳云實性冰清每還州里鄉人載酒肉以候之實難逆其意輒共啖而返其餘　晉中興書云吳隱之廉潔過人為廣州刺史州北界有一水名貪泉父老云飲此水皆使廉士變貪隱之始踐境先至水所酌而飲之在州清操逾勵　又曰褚裒字季野為江州刺史每崇清約雖居官恒使私僮樵採　又曰阮放為吏部郎在銓管文甚有稱譽性

清約不治産業為吏部郎不免饑乏王導以其名士供給衣食　又曰庾冰臨卒謂長史曰吾將逝矣恨報國之志不展死之日殮以時服無以官物也及卒無絹為衾世以此稱之　荆州先德傳云呂乂為尚書令躬親萬機清白庶素不畜婢妾無車馬之好以節儉自守

會稽先賢傳云董昆清約守貧補大司農坐無完席

會稽典錄云陳修字奉遷烏傷人為豫章太守十日一炊　又曰徐弘為右扶風都尉家無餘産妻紡績也

京兆舊事云長安縣孫農家貧為郡功曹十月無被有蒿一束暮臥其中旦收之　宣城記云涇縣吳矩時為廬江太守有清稱徵還船輕載土時歲暮逐除者就乞所獲甚少矩乃語之逐除人見土而去　增後周書曰韋敻至延州見弟孝寬孝寬以所乘馬及繼勒與之敻恐其華飾乃乘舊馬以歸　又曰江陵既平諸將大獲財物唐瑾一無所取唯得書載之以歸或白文帝曰瑾大有輜重悉是梁朝珍玩文帝密遣使檢閱唯見文籍

而已文帝乃歎曰孤知此人不以利干義　事文類聚

曰隋趙軌或作軏為齊州別駕東隣有桑椹落其家軌悉拾還其主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後為原州司馬在道夜行馬逸入田中暴田禾軌駐馬待明訪知禾主酬直而去　問奇類林曰趙軌為齊州別駕入朝父老送之曰公清如水請酌一杯水以餞公

唐書曰張元素仕隋為景城縣曹竇建德陷景城將殺之邑人千餘請代曰此清吏殺之是無天也　冊府

元龜曰唐李大亮太宗貞觀中為越州都督在州寫書數百卷及去皆委之廨宇　又曰蘇頲為禮部尚書知選事性廉儉所得俸禄推與諸弟或散之於親族　又曰盧懷慎為黄門監清儉不營産業器用服飾無金玉綺文之麗所得俸禄隨時分散家無餘蓄　又曰李勉代宗大歷中為廣州刺史前後西域舶泛海者歲纔四五勉性廉潔舶來都不簡閲故末年舶至者四十餘　又曰馮伉貞元中為膳部員外郎澤潞節度使李抱貞

卒充弔贈使抱貞男遺伉帛數百匹不納又專送至京伉因表奏固請不受　又曰陸贄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母卒持喪于河南豐樂佛寺四方賻贈為詞厚致金帛贄絲毫無所受　又曰柳公綽為渭南尉屬歲饑其家雖給而每飲不過二器歲稔復初　又曰郭承嘏尚父子儀曽孫為刑部侍郎自歿之後家無餘財喪祭所費皆親友供給而後具　又曰令狐楚為宣武軍節度先是汴州主帥始至率以錢二百萬實其私藏楚悉以

歸公府由是汴人愛其廉　問奇類林曰裴寛為潤州
參軍一日刺史韋詵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藏者訪
是裴居問狀荅曰寛義不以苞苴汚家適有餉鹿者致
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耳　又曰郭崇韜為中門副使
天祐中李存審既收鎮州遺崇韜閱其府庫或以珍寶
賂遺一無所取　又曰後唐趙光逢為相嘗有女眞寄
黄金一鎰于其室家并屬亂離女眞委化於他土後二
十年金無所歸納於河南尹張全義請付諸官觀其舊

封尚在　訓鑒曰太宗在晉邸聞劉温叟清介遣使齎錢五百千遺之温叟受賜令吏封書而去明年視封識宛然還白太宗太宗曰我錢不用况他人乎　問奇類林曰包拯守端州歸僅持一硯至中流風濤暴起拯即舉硯沈之濤頓止　又曰曾鞏知福州無職田歲鬻園蔬收其直入常三四十萬鞏曰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　又曰楊誠齋自祕書監將漕江東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脚纔三四人徐

靈暉贈詩云清得門如水貧惟帶有金　又曰林孝澤居官以廉平稱臨清漳一夕視事竟有持燭送至閫内者孝澤曰此官燭也何可用之私室亟命持去　事文類聚曰李伋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為終身之恨　續問奇類林曰豐公慶英宗復辟參政河南復擢本省右轄廉聲大著風裁振郡邑有一知縣簋簋不飭聞至大懼乃以白金為燭饋之公未之省廳子以告次日謂知縣曰汝燭不然盡出之以易可然者知縣大恐輒棄印

綬去

廉潔二

原瓦器 桑杯 後漢書云杜密潁川人字周甫為六卿瓦器布被益部耆舊傳云趙典字仲經為太常身處上卿而布被瓦器 下詳前一

壺飧 橐衣 傳趙衰以壺飧從餒而不食言其廉直不忘君也 王吉世名清廉好車馬衣服鮮明而遷徙去處不過橐衣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世傳王陽能作黃金也

披絮 遺絲 吳隱之為中丞冬月無被常澣衣乃披絮為太常以蓮為屏風坐無氈席 袁毅多遺公例常遺山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之毅事露凡受賂皆見推驗取絲付史積年塵埃并封印並如初也

布被 布囊 王良為司徒司直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

吳蔣欽字公奕以戰功遷盪寇將軍權常入其堂内母疎帳縹被妻妾布裙權歎其在貴守約即敕御厨為母作錦被改易幃帳妻妾衣服悉皆衣錦繡

載黄土　壞烏帳　洪規罷會稽無資不欲令人知其清乃以數船載黄土而歸　謝尚字仁祖為江夏令相府以布四十疋為尚造烏布帳尚壞之以為軍士襦袴

為人廉直　治身清素　漢書申屠嘉傳云文帝以申屠嘉為丞相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　魏志王觀傳云觀為南陽太守治身清素率下以儉僚屬朋風莫不自勵

儉約自居　清修自守　晉中興書庾冰傳云冰天性清慎常以儉約自居子襲常貸官絹十疋冰怒捶之市絹還官　南海先賢傳云劉盛作令清修自守布被菜食州郡表烈乃授九真太守

震畏四知　秉去三惑　後漢書曰楊震為荊州刺史知其民王密舉茂才除昌邑縣令震復

為東萊太守路經密境密夜懷金十斤奉公公不受密
曰無知莫若於夜公曰天知神知我知汝知何謂無知
密慙而退賛云震畏四知　又曰楊秉字升節為太常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賛云秉去三惑

子常步行　妾無副服

漢書蓋寬饒為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注曰子自行戍不使代之也　諸葛亮荅李嚴書云吾受賜八千斛今畜財無餘妾無副服

珠還合浦　錢投渭水

孟嘗為合浦守清白政行先珠去復還　三輔決錄安陵青者有項仲山飲馬渭水每投三錢郝廉亦然

不虧其義　能潔其身

儒有委之以貨財見利不虧其義不慙於已

戒子不受送遺　妻子不入官舍

漢歐陽地餘為少府戒子曰我死官屬即送遺汝慎勿受　何並為潁川

清德　素誠　苦節　清規　冠冕

榮身 冰霜潔已 行行因儉著 名以清聞 當官而行 潔已以進 清白立身惟賢所尚 廉貞厲俗雖矯何傷 守冰壺之潔人且畏知 甘塵甑之貧財毋茍得 稱其貞白常聞於古人 告以矯誣令見夫惑者 增無餘財 無濫積 冊府元龜曰唐竇威為內史令不樹産業及卒家無餘財又曰晉李德玩領荊州卒于鎮家無濫積亦武侯之庶也 無正寢 不理垣 冊府元龜曰溫彥博為中書令家無正寢及卒之日殯於別室 又曰李建穆宗長慶初為刑部侍郎建名位雖顯以廉儉自處為家不理垣屋 衣蒲練 來歎叚 彙苑詳注曰姚察自居顯要一不交

通有私門生送南布一端花絲一疋答曰吾所衣著止
麻布蒲練此物於吾何用　冊府元龜曰李懷遠以兵
部尚書知東都留守懷遠清廉常乘款段馬豆盧欽望
謂之曰榮貴如此何不易駿答曰此馬幸免驚蹶何假
別求

衣綠袍　上白金　冊府元龜曰薛苹為浙西觀察
使理身儉薄常衣一綠袍十餘
年不易　又曰晉高漢筠至廉在襄陽有薛史常課外
獻白金二十鎰漢筠曰吾有正俸此何用焉以狀上進

欲解襦　潛織簾　續問奇類林曰晉顧協清介為廷
尉正冬服單薄寺御茶子度欲解
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曰顧郎難衣食者　又曰
唐尚書左丞相李廙有清德其妹劉晏妻也晏方秉權
常造廙延至寢室見其門簾甚敝乃令人潛度廣狹
以鹿竹織成將以贈廙三携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毀池觀　散音樂　續問奇類林曰唐楊綰始同平章事
御史中丞崔寬本豪侈城南別墅池

覲堂皇爲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毀之中書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

乘馬

五疋 **有車一乘** 冊府元龜曰韓滉入仕之初以至御相凡四十年相繼乘馬五匹皆及敝

惟 彙苑詳注曰陸長源清白自將爲汝州刺史送車二乘曰吾祖罷魏州有車一乘而圖書半之吾愧不及先人云

擺袖却金 **斷帶爲炷** 韓愈順宗實録曰韋執誼德宗時爲右拾遺從祖兄夏卿爲吏部侍郎執誼受賂爲人求科第夏卿不應執誼乃探懷中金以納夏卿袖夏卿驚擺袖引身而去 冊府元龜曰皇甫無逸貞觀中歷同州刺史每按部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主人將續之無逸遽抽佩刀斷衣帶以爲炷

有馬一疋 **受紙百張** 冊府元龜曰朱敬則爲廬州刺史經月代到還鄉里無淮南一物惟有所乘馬一疋諸子姪步從而歸 又曰杜暹爲婺州參軍將歸州吏以紙三萬餘

張贍之還唯受一百州僚歎曰
昔清史受一文錢復何異也

不割新瓜　唯受新茶

北史曰蘇瓊為清河太守郡人趙頴守樂陵五月中自來奉新瓜一雙留置于廳梁竟不割人聞受頴瓜欲貢新果至門聞之相顧而去　冊府元龜曰陸贄為鄭縣尉罷官歸省母張鎰為壽州刺史有重名贄遊壽州謁鎰惠錢百萬曰願以備太夫人一日之膳贄辭謝不受唯受新茶一串

王璡埋羹　鄭曉還茗

問奇類林曰王璡字器之洪武末以賢能薦拜寧波知府自奉儉約一日饌用魚璡大怒謂內子曰不憶食草根時耶命左右撤而瘞之稱埋羹太守　續問奇類林曰鄭端簡公曉官文選時里中仕宦有餽金首飾承以筐而上覆以茗夫人手撥茗知之亟請公入公出坐亭中召其人謂曰吾初以家之茗故拜君惠頃入內詢有餘茗心謝尊意

恐累歸擔　思便行裝

續問奇類林曰楊誠

齋立朝不市一物恐累歸擔范
右丞赴任只攜三擔思便行裝

飲氷食蘗　鼓琴看鶴

白居易詩曰三年為刺史飲氷復食蘗唯向天竺山
取得一片石　問奇類林曰宋趙清獻抃為成都轉
運出行部内唯攜一鶴
一琴坐則鼓琴看鶴

何得言產業　安有為豚犬

記纂淵海曰有勸岑文本置產業文本曰南方一布衣
以文章致位中書令亦極矣何得更言產業乎　冊府
元龜曰晉安元信歷數任皆名郡親族常謂曰公身俸
二千石鬢有白髮家無田園何以為子孫計元信曰吾
本無文經武略遭遇提郡印望過矣安
有積貨置產為豚犬輩後面不亦愚乎

僧孺不納錢　唐介不買珠

彙苑詳注曰韓公武卒帝遣使者至其
家悉收貨簿校計出入所以餉中朝臣
者皆在至牛僧孺獨注其左曰某月日送錢千萬不納
帝善之　問奇類林曰唐介倅潭州一巨商私藏蚌胎

為閩吏所搜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售焉分珠獄發奏方入仁宗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果然

禄俸皆遺親黨　虜獲悉分士卒

冊府元龜曰李勉在相位二十年禄俸皆遺親黨身沒無私積　又曰羅士信為新安道行軍總管凡所虜獲悉分士卒以此為常身未嘗自取

崔與之出蜀唯載歸艎之圖籍　楊長孺守閩靡侵公帑之毫氂

鶴林玉露曰楊伯子誠齋家嗣其帥番禺將受代有俸錢七千緡盡以代下户輸租有詩云兩年枉了鬢霜華照管南人沒一些七百萬緡都不要脂膏留放小民家真西山入對上問廉吏即以趙正夫為對翼日又奏臣昨所奏廉吏未盡如崔與之之出蜀唯載歸艎之圖籍楊長孺之出閩靡侵公帑之毫氂皆當令之廉吏也

廉潔三

原以廉為本 周禮小宰職云以官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鄭玄注曰以廉為本守法不失

不貪為寶 左傳云宋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其寶不如人有其寶也

增自檢斂 釋名云廉斂也自檢斂也

原不利為利 呂氏春秋云孫叔敖將死屬其子曰我死王必封汝汝必無受利地越荊之間有寢丘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也其子受之至今不失叔敖可謂以不利為利案寢丘縣名後漢改為固始即令光州固始縣也有孫叔敖祠

衣不重帛 尸子曰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衣不重帛食不兼肉又晉書劉超為中書舍人治身清苦衣不重帛

逐婦燔機

史記云公儀休為魯相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曰欲令農士女工安所讐其貨乎

餽魚不受　韓非子曰公儀休相魯而嗜魚國人爭餽魚公儀子不受曰夫受人之患必有下人之色色下於人將枉於法法枉則免於相矣

妾不衣帛　左傳晉執季文子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乃舍季孫季孫國語曰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

增民之表　漢文帝詔云廉吏民之表

原身服布被　漢書公孫弘傳云弘為丞相封侯身服布被

布被似詐　汲黯曰公孫弘位在三公俸祿甚多然布被似詐弘曰誠中弘病也

并日而炊　會稽先賢傳云董昆字文通餘姚人清約守貧并日而炊茹菜不厭

廉潔下士　漢書云趙廣漢廉潔下士有名譽州舉茂才

乘折轅車　東觀

漢記云張湛去蜀郡乘折轅車白布被囊

公廉不受餽送

漢書尹翁歸為市吏公廉不受餽百貫畏之

臣心如水

哀帝謂鄭崇曰君門如市何以禁切人主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在職公廉

漢書馮立字聖通為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為太守人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

廉潔奉公

後漢祭遵為征虜將軍廉潔奉公光武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也

麥數斛車一乘

洛陽令董宣卒官詔遣使者臨視唯見布被蓋屍妻子對哭大麥數斛車一乘帝傷之

秋毫無私

東觀漢記張堪字君游南陽人試守成都與吳漢并力討公孫述遂破蜀漢先遺堪入成都鎮撫吏民時述珍寶珠玉委積無數堪録簿上官秋毫無私

不

與民爭利 東觀漢記宋弘為司空嘗受俸得鹽令諸生糶諸生以賤不糶弘怒悉賤糶不與民爭利

不與孤寡爭粒 語林何弘字次道揚州常有榪米以賑孤寡乃有十萬斛餘存於治中面見帳中人空索求糴此數萬斛付帳下何公云義不與孤寡爭粒注榪音痕平量斗斛也

以儉化俗 謝承後漢書趙咨傳云咨為東海相人遺其雙枯魚啖之二歲以儉化俗也

常席羊皮 後漢李恂字叔英為兗州刺史所種園小麥葫蒜悉付從事一無所留以清儉率下常席羊皮服布被

食不二味 又曰李恂為兗州刺史清約率下食不二味

乘柴車 後漢趙壹傳壹為郡時諸計偕史多盛飾車馬帷幔而壹柴車草屏露宿其傍延河南尹羊陟前坐于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與言談至曛夕極歡而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陟乃與袁逢共稱薦之

長食

乾飯 謝承後漢書左雄字伯豪為冀州刺史不舉煙火長食乾飯 恒食乾糧 會稽典錄云陳修家貧為吏恒食乾糧每至正臘僵臥不起同僚飲食處請不一往其志操如此 步擔上下 又曰陳修家貧為吏常步擔上下 不受俸錢 又曰陳修為豫章太守每月受俸米不受俸錢 不然官薪 又曰陳修為豫章太守不然官薪歷事厲編絶不改布被覆形草瓢蔬食 食麥飯 謝承後漢書豫章宋度字叔平為定陵令素食麥飯 食豆粥 桓階傳云階為趙郡太守俸盡食豆粥上數戲曰卿家醬頗得成否 常取赤米 後漢第五倫為會稽太守常蔬食衣布受俸常取赤米 自斬芻妻執爨 又曰第五倫為會稽太守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爨論曰君子仍不借上儉不逼下豈尊臨千里而與牧圉等庸乎未可言中道也 臥麤布被 謝承

後漢書劉寵傳云劉寵為司徒臥麤布被

劉寵各受一錢

又曰劉寵為會稽太守徵入為將作大匠若耶山谷間有五六老叟人各齎百錢以送寵寵為人選一大錢受之

布衾敝裯

又曰羊續為南陽太守妻與子祕俱往郡舍續閉門不內妻自將祕行其資藏惟有布衾敝祇裯鹽麥數斛而已顧敕祕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母乎使與母俱歸案說文曰祇裯短衣也廣雅曰即襜褕也

布裯穿敗糊紙補之

謝承後漢書云羊續字興祖太山人為廬江太守半月一炊云云

受魚懸之

又云羊續為南陽太守續好啖生魚府丞焦儉以三月望餉鯉魚一頭續不為意受而懸之於庭少有皮骨明年三月儉復致一魚續出昔枯魚以示儉遂終身不復食

閉門不納妻子

又云羊續為南陽太守妻與婢俱到官閉門不納病因謂子祕曰吾有馬一匹賣以買牯牛車一乘載喪

歸勿受郡送也

在朝清廉 東觀漢記郭丹傳云丹為司徒在朝名清廉公正

家無遺產 後漢書郭丹為司徒而家無遺產子孫困匱

廉讓率下 東觀漢記鄧彪字智伯為太尉在位清白以廉讓率下

衣敝履穿 會稽典錄云徐弘字聖通太抹末為右扶風都尉家無餘產衣敝履穿妻子紡績鄉人嘉其高操

衣不周身 豫章烈士傳云羊茂為功曹病布被不蔽軀布衣不周身郡將遺之布被衣褲皆不受

幘毀不改膠墨傳之 謝承後漢書巴祇字敬祖為揚州刺史祿俸不使有餘幘毀不復改易以水漯膠墨傳之

在官不迎妻子 又曰巴祇為揚州刺史在官不迎妻子俸祿不使其餘

不然官燭 又曰巴祇為揚州刺史夜與士對坐處瞑暗之中不然官燭

食不重肴 英雄記曰幽州刺史劉虞食不重肴藍縷

纒簏

張盤取柑付外 謝承後漢書云張盤為廬江太守潯陽令嘗餉盤柑一奩其小男年七歲就取一枚與之盤奪兒柑曰何故行賂於吾子

清廉見稱 又云丹陽張盤字子石以操行清廉見稱為廬江太守京師諺云關清白張子石

齎金還奉 又云豫章張龔字仲宗為廣陵守舉孝子吳奉為孝廉奉齎金為禮龔閉門不受而奉以囊盛金夜投龔園中而逃龔追不及齎金至廣陵還奉

遺錢不敢拒闇内埋之 三輔決錄云公孫晨字元公為鉅鹿太守寶之子家貧為郡功曹具將軍馬防聞名餽錢四百萬晨不敢拒受而埋之闇内

公廉不受私謁 東觀漢記楊震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産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

入懷後漢張奐遷安定屬國都尉事詳都尉

周繹廉吏東觀漢記周繹傳云北地太守廖信貪污下獄詔以信田宅奴婢錢財賜廉吏太守周繹

坐無完席後漢薛惇字于禮為北海長史坐無完席妻謂惇曰君為長史既無俸祿給供子孫復無完席惇因以善席與妻自坐敗席

清白見稱東觀漢記高翔字季迴以儒學徵拜大司農在朝以清白方正見稱

以清為基陳留耆舊傳云高順為東萊太守其妻謂之曰君累宰守積有歲年何能不少為儲蓄以遺子孫順曰我之勤身以清名為之基以二千石遺之不亦可乎

許允清吏魏志許允為吏部郎明帝望其衣敗曰清史

趙儼為驃騎乂手上車魏略云太和內舊置四征有官廚每遷轉之際無不因取之趙儼自征西徵為驃騎乂手上車

乘薄笨車又云時苗始令壽春乘薄笨車黃牸

牛皮布被囊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令初來時本無此犢是淮南所生也

露宿樹下

會稽典錄云魏孟康字公休為弘農太守時出案行常預勑吏卒行各持鐮所在自刈馬草不止亭傳露宿樹下將從不過十餘人

麤衣惡食

魏志司馬朗為兗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雖在軍旅常麤衣惡食儉以率下

布衣蔬食

又國淵為太僕居列卿位布衣蔬食

舉袖受金

魏畧曰田豫為并州刺史鮮卑素利等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我見公貧故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官令密以此上公可以為家資豫張袖受之荅其厚意胡去後皆悉付外具以狀聞於是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賂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

賣田自給

魏志和洽字陽士為太常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

并日而食

又云裴潛為兗州刺史家人大小或并日而食

胡牀

留以拄柱魏畧曰裴潛爲兗州刺史常作胡牀一及其去也留以拄柱妻子衣食不充魏志徐邈爲涼州刺史賞賜皆散士卒妻子衣食不充天子嘉之拜司空妻子飢寒蜀志鄧芝爲大將軍不治產業妻子飢寒死之日家無餘財不治產業又曰鄧芝爲大將軍衣食資仰於官不治產業不別治生諸葛亮表云臣初奉先帝資仰于官不自治生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妻子飢乏吳志呂岱爲并州刺史歷年不餉家妻子飢乏孫權聞之歎息牛產犢以留之晉書羊祜傳云祜無子太康二年以弟篇爲鉅平侯奉祜嗣篇歷官清慎有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遷而留之魏舒無宅又曰魏舒字陽元領司徒年過致仕有遜讓意而無居宅乃徙

以俸秩散餘為第一所

一無所取　晉中興書陶侃破杜弢應詹亦隨侃在軍城既陷諸將競取諸物詹家至貧而一無所取莫不歎其清介也

張翕步還　華陽國志張翕字叔陽為陰平郡自乘二馬之官一馬死一馬病翕曰吾將步還也

送錢數百萬悉皆不受　晉書鄧攸為太守郡常有送迎錢數百萬攸去郡不受一錢

家無餘祿　又云潘岳賈充誄云年踰知命位極人臣家無餘祿貫而食貧

子弟耕而後食　又曰祖逖為豫州刺史剋已務施不畜資產子弟耕耘負擔樵薪

妻不衣帛　襄陽耆舊傳云胡宜字叔方為江夏南郡太守清厲有節妻不衣帛魏朝以其清班示天下

私假裝　晉書陸納徵拜左民尚書綱紀白宜裝幾船納曰吾家不在此已敕私奴假裝并糧食無所復賴也

陸納拜尚書止有被襆　又曰

陸納為吳興太守徵拜左民尚書臨發止有被襆而已其餘悉還官

憎我獨以官貧 問奇類林云房彥謙為涇陽令所得俸錢周恤親友嘗顧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

名下不虛 冊府元龜曰屈突通為行軍元帥長史從平薛舉時珍物山積諸將皆爭取之通獨無所犯高祖聞而謂曰公清正奉國名下定不虛也

清郎 續問奇類林云袁聿修為尚書郎十年未嘗受斗酒之遺尚書刑部呼為清郎

再世清節 彙苑詳注云李元紘再世宰相有清節當國累年未嘗改治第宅僮馬敝弱

挺身而退 又云蘇瓌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揚州地當衢要多富商大賈珠翠珍玩之產承前長史皆致數萬唯瓌挺身而退

景倩眞清 唐書云陸景倩為扶溝丞按察使覆州縣殿最有吏言狀曰某詐清景倩眞清

苟餘一縑 潛確類書云元德秀

為魯山令歲滿罰餘一縑駕柴車而去

得父清白 唐書云楊隆禮為戶部尚書卒明皇訪其子可代父任者宰相以慎矜慎名皆得父清白帝喜擢慎矜監察御史慎名大理評事

敬塘為首 彙苑詳注云敬塘在陜為政以廉聞是時諸侯多不奉法皆以贓汚論死明宗下詔書褒廉吏普州安崇阮洺州張萬進耀州孫岳等以諷天下而以敬塘為首

我無一爐惡可並 獨異志云盧懷慎無疾暴卒夫人崔氏止其兒女號哭曰公命未盡我得知之四方賂遺毫髮不留與張說同時為相今貪納山積其人尚在奢儉之報豈虛也哉及宵分公復生左右以夫人之言啟陳懷慎曰理固不同冥司有三十爐日夕為說鼓鑄横財我無一爐惡可並哉言訖復絶

武臣以清廉聞 冊府元龜曰梁珍為鄜坊節度使珍武臣為政以清廉聞衣服飲食同於士卒

盧均不問 又云盧均文宗問成

中為廣州節度先是番船到府節度使以下爭以賤估其珍貨均悉不問

馬骨髙 歐陽脩詩云官清馬骨髙

長官清 蘇軾詩亂山深處長官清

此事古未有 容齋隨筆云彭器資集有送許屯田詩曰浮梁巧燒甆顏色比瓊玖因官射利疾衆喜君獨否父老爭歎息此事古未有

以布易錦 問奇類林云宋姚布得知靜州官署舊以錦為幕布得曰吾起家書生安用此命以布易之日唯唉菜

圖書數卷 山堂肆考曰沈義倫為隨軍轉運使入成都獨居僧寺蔬食偽蜀有以珍寳為獻者皆却之東歸纔圖書數卷

執付有司 續文獻通考曰景泰七年洗馬柯潛奉命主應天鄉試初入境泊舟淮安有應試生暮夜投潛叱之復懷重器固請潛怒執付有司

摩尼珠 續問奇類林云摩尼寳珠置泥潦中經百千歲不能染汚以本體自堅淨也

廉潔四

增詩唐皮日休七愛詩曰吾愛元紫芝清介如伯夷華母遠之宫宰邑無點疵三年魯山民豐稔不暫饑三年魯山吏清慎各自持只飲魯山泉只採魯山薇一室冰蘗苦四遠聲光飛退居舊隱來斗酒入茅茨雞黍非家畜琴尊常自怡盡日一菜食窮年一布衣清似匣中鏡直如琴上絲世無用賢人青山生白髭既臥黔婁衾定立陳實碑吾無魯山道空有魯山辭所慽不相識援毫

空淚垂　于鵠贈李太守詩曰幾年為郡守家似布衣貧沽酒迎幽客無金與近臣擣茶書院静講易藥堂春歸闕功成後隨車有野人　宋魏野上知府冦相公詩曰文武禀全才何人更可陪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

增誡唐姚元崇辭金誡曰辭金者取其廉慎也昔子罕辭玉以不貪為寶楊震辭金以四知為慎列前古之清潔為將來之龜鏡古之君子策名委質翼翼小心乾乾終日慎乎在位欽乃攸思請謁者咸悉苞苴者必辭爾

以金玉為寶吾以𠫊謹為師爾以夜昏可納吾將暗室不欺若爾有贈吾令取之爾其喪寶吾則懷非故曰欲人不知莫若勿為　又冰壺誡曰冰壺者清潔之志也君子對之示不忘乎清也故內懷冰清外涵玉潤此君子冰壺之德也玉本無瑕冰亦至潔方圓相映表裏皆澈喻彼貞𠫊能守其節凡今之人就列稱臣當官以割剝為務在上以財賄為親豈異夫象之有齒以焚其身魚之貪餌必㬥其鱗故君子讓榮不憂辭滿為珍以備

其德以全其真與其濁富寧比清貧吳隱酌泉龎恭致
水席皮洗幘緼袍空裹雖清畏人知而所知遠矣嗟爾
在位祿厚官尊固當脩舉廉勤之節塞貪競之門冰壺是
對炯誡猶存以此清白遺其子孫
增碑周庾信大將軍司馬裔碑曰在朝四十一年身經
一百餘戰凡任四郡歷八州未嘗以貨殖經懷去如始
至渭南千畝之竹更懼盈滿池陽二頃之田常思止足
身歿之日家無餘財素車白馬狹室崎嶇黄裳玄甲揩

庭仄陋有詔冬官為營寢室朱邑祭酧無所漢后是以賜金陳表妻子露立吳王為之開館　又太子太保步陸碑曰公諱逞字季明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入掌納言治司宗伯闍夜有人餉羅數十匹公閉門不受朝野稱之太尉楊震直推故吏之金涼州張奐高揖故人之馬清畏人知我無慙德家僮暮行還得遺錢於道并白絁十匹公訪得其主即以還之見金於路指以示人得錢於道留持挂樹方之今日異代同風其為郡也惟取赤

土封書其為州也惟以青鹽換粟留家則千樹無資遺子則一經而已

增墓誌唐杜牧處州刺史李君墓誌銘曰贈司空貞公事憲宗皇帝淮西平李光顏移鄭滑陳許無帥帝問讌獨言曰勁兵三千誰可付者崔談峻侍側曰有大臣家不三十口俸錢委庫不取小僮跣足市新此可乎帝曰誰為者談峻即以貞公言帝即日起為陳許帥

增判唐王友方對父老送錢判曰負海名區攸稱越府

濵河大郡爰指滑臺旁連射的之巖俯帶灑舟之浦户千人萬實侯庶能露晃褰帷是資寛恵司倉之置水投蓮方取喻於龐參父老之賫物送錢乃報恩於劉寵漢陽服其高義耶溪書以清風取之者不以為貪置之者無聞於詭

恕一

原包荒 含垢易言包含荒穢也傳國君含垢天之道也 觀身 順事老子曰以身觀身 順事恕施

矜不能 掩細過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漢曹

參見人有細過掩覆匿蓋之

薄責人　不誅奴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宋則子年十歲與蒼頭共弩射弦斷矢激誤中則子死則恕不誅荀奭美之

有容乃大　不欲勿施

書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先人後已　作順施恕

禮君子先人後已　仲尼謂臧武仲作不順而施不恕

克寬克仁　不知不愠　增寬裕　平恕

冊府元龜曰唐王珪貞觀中歷侍中禮部尚書性寬裕不尚苛察其於官事務舉綱維禁姦任去甚泰而已　又曰馬懷素為禮部員外郎與源乾曜盧懷慎等充十道黜陟使懷素處事平恕當時稱之

斷鞦　折足

事文類聚曰唐楊行密善撫士卒嘗早出從者斷馬鞦取金行密知而不問　冊府元龜曰歸登寬博容

物嘗使僮飼馬馬蹄之僮怒折馬足登知而不責

換薄酒　還沈粟

冊府元龜曰任廸簡為天德軍使李景略判官性重厚嘗有軍宴行酒者誤以醯進廸簡以景略法嚴慮坐主酒者而偽以酒薄白景畧請換之　又曰漢王周為冀州刺史性寬恕不忤物情州城西橋敗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飾刺史之過也乃還其所沈粟出私財以修之

矜蠱道　遺盜財

冊府元龜曰李勉為江西觀察使部人有父病以蠱道為木偶人署勉名位瘞於其壟或發以告曰為父禳災亦可矜也捨之　又曰楊再思舉明經授元武尉充使詣京師止於客舍盜竊其裝邂逅遇之盜者伏罪再思謂曰足下當貧苦至此無行速去恐為他人所擒幸留公文餘財盡以相遺

失犀角　破馬鞍

冊府元龜曰裴行儉為尚書聞喜縣公嘗令醫人合藥請犀角麝香送者誤遺失已而懼潛竄又有敕賜馬及新鞍令史輒馳

馬鞍破令史亦逃行儉並委所覩招到謂曰爾曹豈相輕耶皆錯誤耳待之如故

醆俱碎 問奇類林曰韓魏公在大名日有人獻玉醆二隻每宴特設一卓復以錦衣置其上一吏誤觸二醆俱碎吏伏地請罪公神色不動曰汝誤也 又曰

挺忽直 宋有閤史隷御史臺中事二十餘中丞矣善評官優劣每聲喏時視中丞賢則横其挺不賢則直其挺范諷為中丞問爾挺忽直豈覩我失耶曰昨見中丞召客親諭庖人造食指揮數四庖人去又呼之復叮嚀者數四若使宰天下事皆如此喋喋乎范大笑慙謝

婁灑筆 孔帖曰婁師德在夏官注選選者就案閱簿師德曰容我擇之可乎選者不去乃灑筆曰墨污爾

富舉鞭 山堂肆考曰宋富鄭公致政歸西都嘗著布直裰跨驢出郊逢水南巡檢蓋中官也威儀呵引甚盛前卒呵騎者下公舉鞭促驢卒聲愈厲又唱言不肯下驢請官位公舉鞭稱名曰弼卒不曉所謂白

其將將方悟相公也下馬伏謁道左公舉鞭竟去

碎瑪瑙盤 饋金石藥

冊府元龜曰裴行儉初平都支遮匐大獲瓌寶蕃酋將士願觀之行儉因晏設出示有瑪瑙盤廣二尺餘文采殊絕軍吏王休烈捧盤誤躡衣足跌盤碎叩頭流血行儉笑而謂曰爾非故也何至於是　又曰歸登晚年好服食有饋金石之藥者云嘗之矣登服之發毒幾死訊之未之嘗也登無慍色

不詢其由 即委以事

冊府元龜曰晉姚覬性仁恕多為僕妾所欺心亦察之而不能面折凡家人市貨百物入增其倍出減其半不詢其由　問奇類林曰杜衍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官員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惰

拳擊甄琛 酒沐元衡

魏書云崔康為毋極令時甄琛為長史曾因公事言競之間以拳擊甄琛墜牀琛以本縣長笑而不論　乾臊子曰武元衡之西川大宴從事楊嗣復狂酒逼元衡

大觥不飲遂以酒沐之元衡拱手不動徐起更衣終不令散宴

善遇獄吏　盡與偷兒

史記曰韓安國坐法抵罪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　邂齋閒覽曰韓魏公鎮相州因祀宣尼齋夜宿省偷兒入室挺刃曰不能自濟求濟於公公曰几上器具可值百千金以與汝偷兒稽顙曰已荷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諾終不以語人

豈敢以為念　不忍與之較

山堂肆考曰呂夷簡執政范仲淹以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屢攻夷簡坐落職知饒州後復以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會夷簡復入相對仁宗曰范仲淹賢者豈但除舊職耶即除龍圖閣學士陝西經略安撫使仲淹謝曰向以公事誤犯不意相公獎拔乃爾夷簡曰豈敢復以舊事為念乎

又曰寶元中司馬池知杭州時江鈞為兩浙轉運使惡池誣以事降知虢州池未謫時吏有盜官銀者稱為鈞僕私費或謂公可以此報之池不忍與之較人稱為長者

拭唾是逆其心 吸醋乃可為相

事文類聚曰婁師德弟授代州刺史師德曰吾甚憂汝與人相競弟曰人唾面亦自拭之而去師德曰凡人唾汝怒也拭之是逆其心何不待其自乾 又曰范質嘗謂同列曰人能鼻吸三斗醋乃可為宰相矣

王旦送還寇準 彥博上言唐介

山堂肆考曰眞宗時王旦為相寇準為樞密中書有事送樞密院違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堂吏皆坐罰不踰月樞密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送還樞密而已準大慙謝

又曰文彥博字寬夫初侍郎唐介劾彥博顯用張堯佐陰結貴妃陷陛下有私後宮之名仁宗怒貶介英州別駕彥博亦罷相後潞公自許州被召即上言唐介所

言多中臣病介未名臣不敢行於是
工起介尋至大用文與唐遂為知己

狂生馬後肆言丞相　朝士簾下遥指參政

淵奇類林曰李沆為宰相秉政日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公遜謝曰俟歸詳覽生怒隨馬後肆言曰居大位而不能匡濟天下又不能引退能無愧乎公於馬上踧踖再三曰某屢求退奈上未允終無忤意　又曰呂蒙正拜參政將入朝堂有朝士於簾下指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為不聞同列欲詰其姓名蒙正堅不許曰若一知其姓名終身使不能忘不如不聞也

市衣進父吳祐使歸　盜麥進母孔融特賞

後漢書曰吳祐為酒泉太守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負之促歸伏罪祐曰掾以親故觀過知仁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淵奇類林曰孔文舉為北海相有人母病瘥思食新麥乃盜隣熟麥以進文舉聞

特賞之

恕二

原醉嘔車茵 詳寛恕

增醉溺殿上 漢書云張安世為光祿勲時有醉郎溺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不反水漿耶

原羮爛汝手 詳寛恕

增內省不疚何恤人言 後漢書云班超章帝時使西域鎮撫于闐衛侯李邑譖之帝知超忠切責邑令受超節度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曰邑前毀君何不緣詔書留之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以邑毀超故令遣之內省不疚何恤人言

不時應答 蜀志云蔣琬字公琰任大司馬府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畧公琰與語不時應答或搆戲於公琰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其慢上殊甚公琰曰人心不同各如其

面面從後言古人所戒也

從朱衣上過

世說云桓公在荆州恥以威刑肅物令史受杖止從朱衣上過或曰向見令史受杖上捎雲根下拂地足意譏不著公曰我猶患其重

豈以鳥傷人

梁書云安成王秀性仁恕左右嘗以石擲殺所養鵾鷄帥請治其罪秀曰吾豈以鳥傷人

本謂是解事僕射

冊府元龜曰戴至德高宗朝為僕射與劉仁軌更日受訟詞常有老母經省陳詞至德已收牒省視老母前曰本謂是解事僕射請却付牒來至德笑而還之

斷獄萬七千人

又曰狄仁傑稍遷大理丞歲終斷獄萬七千人時稱平恕

活無罪數百人

又云李憲性明恕詳正大獄活無罪者數百人

為田舍子

山堂肆考云婁師德常與李昭德偕行師德體豐碩不能遽步昭德遲之恚曰為田舍子所留公曰吾非田舍子復在何人竟不劾之

參罪不至

死又云竇參常傾陸贄後參爲李巽所奏上欲殺之贄上言參爲大臣罪不至死力救之乃得貶驩州司馬

非大過不榜責 孔帖云吳湊僚吏非大過不榜責

崔公仁恕無枉 又云崔仁師爲殿中侍御史時青州有男子逆謀有司捕支黨纍纍塡獄詔仁師按覆坐止魁惡十餘人他囚悉原縱及敕使覆按諸囚咸叩頭曰崔公仁恕無枉舉無異辭

終日無慍顏 唐書苗晉卿知選事選人許索好官厲言倨色紛于前晉卿與相對終日無慍顏

妝守遷轉是常 冊府元龜云蘇良嗣爲雍州長史以妻妹犯贓左遷冀州刺史妻妹事釋詣良嗣初無恨色謂之曰妝守遷轉是常不聞所累也

已解持燭 問奇類林云韓魏公琦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侍兵他顧燭然公鬚公以袖摔之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史鞭笞亟呼視之曰勿易渠已解持

燭矣

武襄踵門謝 又云狄武襄為真定副帥一日宴劉威敏沔有劉易者亦與坐見優人以儒為戲勃然曰黜卒乃敢如此詬罵不絕口武襄自若笑語益温易歸方自悔則武襄已踵門求謝

奈何錮之於盛世 又云韓公億執政每見天下諸路有擿拾官吏小過者輒顏色不懌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昆蟲草木皆欲使之得所奈何錮之於盛世

頹然鼓琴 又云趙清獻抃為成都轉運出按部內唯攜一鶴一琴常過青城山遇雪舍於逆旅逆旅人不知慢狎之公頹然鼓琴不問

容民 曾鞏詩云容民宇量恢

黑白不太分 邈齊閒覽云魏公惟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小人忌之亦少

威嚴一

增左傳子産曰唯有德者能以寛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寛難　韓非子曰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盗賊者傷良民令緩刑罰行寛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

史記曰郅都者楊人也景帝拜都為雁門太守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雁門匈奴為偶人象郅都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　唐書曰長孫晟討突厥突厥畏晟聞其弓聲謂為

霹靂見其走馬稱為閃電　續問奇類林曰蘇良嗣高宗時遷荊州長史帝遣宦者擇怪竹江南將蒔上苑宦者所過縱暴至荊良嗣囚之上書言狀帝下詔慰奬取竹棄之　冊府元龜曰蔣沇乾元中為陸渾盩厔咸陽高陵四令當軍旅之後瘡痍未平沇竭心撫綏副元帥郭子儀每由其縣必誡軍吏曰蔣令清嚴幹辦供億固當有素士衆得蔬飯見饋則已無撓清政　又曰李鄘初為京兆尹遷尚書左丞憲宗元和初以京師多剽竊

復遷為尹摧奸肅物威望甚著　又曰李栖筠為御史大夫正身守道無所顧憚朝綱益振百度肅然名重於時　又曰令狐楚威儀儼整門無雜賔嘗與從事宴語方酣有匪類偶至立命撤去筵席毅然語色　孔帖曰劉栖楚改京兆尹峻誅罰不避權豪不閱旬宿姦老蠹為斂跡一日軍士乘醉有所凌奪諸少年從旁譟曰癡男子不記頭上尹耶　冊府元龜曰楊德幹歴澤齊汴相四州刺史治有威名郡人為之語曰寧食三斗蒜不

逢楊德幹　又曰穆寧為鄂岳沔都團練時淮西節度使李忠臣貪暴縱兵剽掠行者殆絶與寧夾江為理憚寧威名寇盜輒止　唐書曰郝玼勇敢無敵在邊三十年每戰得番必刳剔而歸其屍番人畏之如神贊普下令國人曰有生得郝玼者賞之以等身金番中兒啼者呼玼名以怖之　名臣傳曰范文正公與韓魏公俱為西帥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彙苑詳注曰張忠定為崇陽

令一吏自庫中出鬢旁有一錢公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杖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公援筆判之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杖劒下堦斬其首申臺省自劾　談記曰元祐七年上祀南郊東坡公以兵部尚書為鹵簿使上因太廟宿齋禮畢特至青城儀衛甚肅忽有赭蓋犢車百餘兩衝突而來東坡呼御營廵檢使立於車前曰西來誰何敢爾亂行曰皇后并某國太夫人國婆婆某國太長公主也即於青城上疏劾

之明日中使傳命敕有司嚴整儀衛

威嚴二

原還檄 解印 橋玄字公祖治陳相羊昌罪梁冀私檄救之刺史周景承旨召玄玄還檄不發案之益急昌竟下獄 朱穆字公叔為冀州刺史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四十餘人 彊項 斂手 董宣少年為洛陽令河陽公主奴殺人與主驂乘宣行逢駐車叱格殺之主訴於帝帝欲箠殺之宣曰云云帝使謝主宣不從彊伏宣手據地不俯因曰彊項令 鮑永為司隸鮑恢為掾屬世祖曰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 治東海 振南陽 尹翁歸治東海明察史人賢不肖盡知之每民大會及出行縣時有所取以一警百吏人皆伏恐懼 于義字仲丈年二十為南陽都尉宛令劉立與曲陽侯根為婚又

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陽以他事召見立以主
守盜十金賊殺不幸收縛立送獄威振南陽　收張
輔　執馬成　王尊為安定太守告屬縣令長丞奉法守
職甚勞苦太守以令日至府願諸君勉正
身以率下無以身試法數掾功曹不中用者輒自避退
無妨賢路孔子七日誅少正卯令一月矣五官掾張輔
貪汙一郡錢盡入輔家收送獄數日輔死盡得狡猾威
振郡中　虞延為洛陽令陰就客馬成為姦盜延收之
陰氏每一書屬延輒加篣二百就言於帝帝親錄囚徒
延陳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在西成欲趨東延執之
曰爾久依城社為巨蠹云云帝
亦謂曰汝犯王法云云竟殺之　不惡而嚴　有威可
畏　易君子遠小人不惡而嚴　左傳北宮文
子言於衛侯曰是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　州郡畏
威　姦滑縮首　前漢朱博遷冀州刺史行部吏民數百
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

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乃發欲以觀試愽愽心知之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州郡畏愽威嚴　吳志士燮聲教流聞云云

豺狼當路　鷹隼始擊

張綱劾奏梁冀驕奢下詳第三條

威克厥愛　剛亦不吐

尚書威克厥愛允濟言威勝愛則信成功詩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遑疆凌弱　畏威稟命

遑疆凌弱非勇也傳

京師語諸葛　屬縣聞周乘

漢書諸葛豐為司隸嚴直京師為之語曰間何闊逢諸葛師古注云言間者何久闊不相見以逢諸葛故也汝南先賢傳云周乘為交州刺史上言交州邊域長史百姓顧為聖朝埽清一方屬縣聞乘之威即上疾乞解印四十餘城

增　乳虎　皁鵰

史記云甯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史時甯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

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為闗都尉歳餘闗東郡國出入闗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寗成之怒　冊府元龜曰唐王志愔中宗神龍中累除左臺御史執法剛正百僚畏憚時人呼為皁鵰

火烈　刃傷　詳上第一條　鹽鐵論曰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灼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傷也故立法制辟若握火蹈刃則民畏忌而無敢犯禁矣

吏人畏　貴戚憚　冊府元龜曰李揮蔺較雍州長史糾發奸豪無所容貸甚為吏人畏服　又曰魏謩為御史中丞彈駙馬都尉杜中立贓罪貴戚憚之

殺劉詡　誅張澄　冊府元龜曰柳仲郢武宗會昌中為京兆尹時紇干泉訴表甥劉詡毆母詡為禁軍小校仲郢不俟奏下杖殺之　又曰梁馮行襲鎮同州到任誅大吏張澄暴其罪

以法誅　因事殺　錦繡萬花谷曰唐張巡為真源令土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植威恣肆邑中語曰南金

口明府手巡下車以法誅之 孔帖曰柳仲郢擢劍南東川節度使大吏邊章簡挾勢肆貪前帥不能制仲郢因事殺之

批其頰　破其車 資治通鑑曰蘇良嗣武后時遷文昌左相遇薛懷義於朝懷義偃蹇良嗣怒叱左右批其頰曳去武后聞之戒曰阿師第於北門出入彼南衙宰相往來勿犯之 天中記曰高恭之字道穆莊宗時為御史中尉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

毋犯宰相　作意此人 上詳批其頰注 資治通鑑曰元和十一年以給事中柳公綽為京兆尹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橫衝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上怒詰其專殺之狀對曰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上無以罪之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三日指畫　一言到上 問奇類林曰玄宗嘗賜酺三日上御五鳳樓觀者喧溢樂不得奏金

吾白挺如雨不能遏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
為理嚴為人所畏請使止之安之至以手板繞場畫地
曰犯者死於是三日指其畫以相戒毋敢犯者　又曰
范純仁為諫官東隣宦官陳衍園亭在馬行每至園中
不敢高聲謂其徒曰范諫議
一言到上吾輩不知死所矣

草木知名　豪猾奉法

唐書曰張萬福為濠州刺史召謂曰先帝改爾名正者
所以褒也朕謂江南草木亦知爾威名若從所改恐賊
不曉是鄉也復賜舊名　孔帖曰李頻遷武功令神策
士尚君慶通賊六年不關悍然出入閭里頻密擒比伍
與競君慶叩縣廷質頻即械送獄畫條
宿惡請於尹殺之豪猾大驚屏息奉法

笞殺廷芝　族滅瞷氏

史記曰郅都者楊人也孝景時為中郎將濟
南瞷氏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
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瞷氏首惡餘皆股
栗　孔帖曰裴行立遷南安經畧使范廷芝嘗休沐久

不還行立召之曰軍法踵日者斬異時復然爾自死後廷芝踰期行立笞殺之

以一以聲

能生能殺 商子曰威以一取十以聲取實故能為威者王 又曰能生不能殺曰自攻之國必削能生能殺曰攻敵之國必强

彈金吾李祐 殺牙將白約 冊府元龜曰溫造為侍御史長慶四年李祐自夏州入拜大金吾進馬一百五十匹造正衙彈奏祐退股戰流汗私謂人曰吾夜偷蔡州城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溫御史矣 又曰王龜宣宗大中中為同州防禦使有牙將白約者凶戾猾譎前後長史皆為姑息龜知之一日有軍士揚言云月給虧損遂擒揚言者詰之曰白約所教也遂擒殺之

慈母有敗子 嚴家無格虜 史記韓非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

笞殺奉宸家婢 杖殺神策小將 冊府

元龜曰魏元忠檢校雒陽長史號為清嚴時奉宸張易之威震海內縱其家婢多所請托元忠笞殺之　下詳作意此人注

樓季弗踰十仞　盜跖不搏百鎰　韓非子曰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主峻其法而嚴其刑也　史記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盜跖之欲淺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

役歡笑者不及吒咤之選　用誘說者未若刑戮之齋　抱朴子曰六軍如林未必皆勇然恬頹以勸之則投命者尠斷斬以威之則莫不奮擊故役歡笑者不及吒咤之選用誘說者未若刑戮之齋

威嚴三

原桃李不潛撥　韓子云子產治鄭

不敢飲羊　孔子家語仲尼為大司寇沈猶

民不敢朝飲羊

增以姦民治 商子云以良民治必亂至削以姦民治必治至强

古今異俗 韓非子曰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寛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駻馬

父薄愛 又云毋厚愛處子多敗推愛也父薄愛教笞子多善用嚴也

大怒之威 陸子云夫人之好色非脂粉所能飾大怒之威非氣力所能行也

非斤則斧 賈誼治安策云屠牛𡗝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斧斤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斧斤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

不壞一鑪 論衡云淮陽鑄偽錢吏不能禁汲黯為太守不壞一鑪不刑一人高枕安臥而淮陽政清

折之以武 鹽鐵論曰當此之時不任斧斤折之以武而乃始設禮修文有似窮醫欲以短鍼而攻疽

也

原號為蒼鷹號 漢書郅都為中尉行法不避貴戚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

為取龍 益部耆舊傳云張則兄弟有令名為牂牁令鄉黨號為取龍

不舍郵亭 漢黄霸為潁川太守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為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氂不敢有所隱

與書霽威 魏相為揚州刺史按治郡國守相多所貶退丙吉與書云云相善其言為霽威嚴霽止也

感愧自殺 姚期字次公為魏郡守督賊李熊熊弟陸在外謀反期令吏送熊及母使就陸熊求得陸詣郡陸感愧自殺

奏二千石必先露章 前漢何武為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為除虧免之而已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

白巾出府 前漢朱博為琅邪太

守齊部舒緩養名愽新視事右曹掾吏皆移病卧愽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為俗耶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

當順天氣 前漢孫寶為京兆尹故吏侯文署東部督郵入見敕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文卬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稚季寶曰其次文曰豺狼當道不宜復問狐狸

威能討姦 後漢書曰張堪世祖召見諸郡計吏問前後太守能否樊顯曰堪皆在蜀其仁足恵下威能討姦

威能震敵 桓階為趙郡守

誅暴立威 東觀漢記朱暉為臨淮守

斥佞畏威 又云朱暉斥遠佞人吏畏其威

王甫死杖下 續漢書陽球為司隸校尉奏王甫曹節等權勢因收送洛陽獄云云

畏以雷霆 王逸論云

郡縣聞之莫不震慄 張璠漢記云賈琮為荊州刺史將入

界髙褰車襜曰刺史當遠視廣聽何為而垂帷乎云云

破柱取張朔 後漢李膺為司隸校尉時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聞膺威嚴逃還京師因匿兄讓第舍藏於合柱中膺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

百寮嚴憚罔不肅然 益部耆舊傳曰羅衡為萬年令

公卿憚之 漢書陳咸為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

史如良鷹 漢書趙勤好學為郡督郵鄞令及新野令皆不遵法勤入界遣吏陳罪還印綬去桓虞歎云

嚴刑必斷 應劭云王章紀上檢下嚴刑必斷

姦慝自彌 楚國先賢傳云黄尚為司隸

二千石阿縱皆舉免之 魏志賈逵為豫州刺史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帝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為法賜爵關內侯

民不敢欺 典畧云董安于治晉陽嚴

于刑罰民不敢欺

閒者折節 晉中興書卞壼為尚書令時貴游子弟王澄謝鯤為達壼厲色於朝曰悖理傷教罪莫斯甚欲推奏之聞者莫不折節

舉朝憚之 又曰卞壼為尚書令舉朝憚之

柳樹何因盜 陶侃字士行為諸營種柳都尉夏施盜柳植於已門侃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柳何因盜之施惶恐

增民之父母 周書云忠者民之仇譬法者民之父母

望風畏憚 冊府元龜曰權萬紀為西韓州刺史太宗以齊王祐溺情羣小以萬紀為長史性剛毅所在以強直稱祐聞其名望風畏憚

少遊悔懼 又云實參代宗時為大理司直按獄江淮次揚州節度使陳少遊驕蹇不郊迎令軍吏傳問參正詞讓之少遊悔懼促詣參

不避權貴 又云實參為御史中丞不避權貴理獄以嚴稱

威望特振 又云李絳為御史大夫威望特振

惡少遁去孔帖云李紳為河南尹河南多惡少或危帽散衣擊大毬尸官道車馬不敢前紳治剄嚴皆望風遁去

權邪憚其嚴勁冊府元龜云韋弘景為吏部侍郎銓錄平允權邪憚其嚴勁

不知書又云劉贊領宣州不知書惟以強猛立威官吏畏重之

立擒而鞭之又云王起鎮蒲州有豪民怙西軍之勢者立擒而鞭之

未嘗輒貸孔帖云王播為三原令豪強犯法未嘗輒貸

以威重見稱冊府元龜云李嵩為太常卿歷工部尚書東都留守風儀秀整皆以威重見稱

威嚴四

增詩明李東陽殿上戲詩曰殿上戲丞相嗔丞相勿嗔

吾弄臣臣可弄不可狎節使不來臣巳殺君王有道臣職遂細柳營中親按轡

增碑周庾信兖州刺史宇文公神道碑曰公諱常字子元四方雜俗天下殊風以君㢘能使爲觀察馳傳擁節揚鈴持斧旣乘驄馬仍被繡衣羣盜累足貴戚斂手鄉亭留宿幸無歸忌之疑公車奏事寧有反支之日

增墓誌唐孫逖太子舍人王公墓誌銘曰公諱無競字仲烈恩澤侯張昌宗位極大官寵震羣后公著書東觀

與之將事未嘗𥉺就色莊見憚長孺之抗禮將軍曷足議也公嘗執簡中禁司察班位時三事大夫有族談錯立者公進而言曰朝有著定所以道威儀邦之具瞻所以昭軌物不遵不恭不敬不從其可是耶則肅然從列增題明蘇伯衡題鄭宣撫墓誌後曰公宣撫川陝節制諸將嚴甚吳璘而下每入謁必先庭參然後入就坐一日璘除少保來謝語主閽吏欲講鈞敵之禮吏以白公公厲聲曰少保官雖高猶都統制耳儻變常禮是廢軍

容少保若欲反則可取吾頭去庭參之禮不可廢也璘

惶恐聽命

明察一

增史記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西門豹為鄴令民不敢

欺　漢書曰嚴延年為涿郡太守大姓西高氏東高氏

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牾賓客放為盜賊發輒

入高氏吏不敢追延年至遣掾蠡吾趙繡按高氏得其

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心内懼即為兩劾欲先白其輕者

觀延年意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即収送獄　後漢書曰周紆遷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陽察其口眼有稲芒乃密問守門人曰悉猶知也誰載藁入城者門者對唯有廷掾耳乃収廷掾考問具服後人莫敢欺者　彙苑詳注曰陸雲為浚儀令有見殺者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至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

通共殺其夫於是一縣稱爲神明　齊書曰于仲文字次武爲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一牛兩家俱認州郡久不决益州刺史韓伯儁曰于安固少年聰察可令决仲文曰此易觧耳乃令二家各驅牛羣去乃放所認者牛遂向任氏羣中又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氏自若仲文遂訶責杜氏服罪而去　天中記曰尚書李南公知長沙縣日有闘者甲强乙弱各有赤青痕南公以指揑之曰乙眞甲僞訊之果然葢南方有櫸

柳以葉塗肌則青赤如毆傷者剥其皮置膚上以火熨之則如棒傷水洗不下但毆傷者血聚則硬偽者不硬耳　唐書曰如意元年九月天官郎中李至遠權知侍郎事時有選人姓刁又有王元忠並坐被放乃密與令史相知減其點畫刁改為丁王改為士擬受官後即添成文字至遠一覽便覺曰今年銓覆萬人總識姓名安有丁士者哉此刁某王某也省內以為神明　孔帖曰權懷恩擢萬年令賞罰明見惡輒取時語曰寧飲三斗

塵無逢權懷恩

明察二

原外寬內明　進善黜惡 前漢黄霸以外寬内明得吏民心户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魏志徐邈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勛也

民不能欺　吏不容姦 典畧云西門豹治鄴民不能欺蜀志諸葛亮吏不容姦

獄無冤民　官無停事 三輔决録曰應璩與毋丘仲恭書云容館不留賓官無停事

不疑收方遂　丙吉議小兒 前漢雋不疑傳云始元五年有一男子自謂衛太子京兆尹不疑叱從吏收縛按夏陽人姓成名方遂以卜筮為事有故太子舍人常從方遂卜謂曰子

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即詐自稱詣闕廷尉逮召鄉里識知者張宗禄等方遂坐誣罔不道要斬東市　風俗通曰陳留有富翁年九十娶田客女為妾一交接而生男其大男曰我父年尊無復人道一宿斯須何因有子爭財數年州郡不决丞相丙吉言曾聞真人無影老翁子亦無影又不耐寒可共試之時八月取同年小兒俱解裸之此兒獨啼言寒又並日中行獨無影人咸服

增無寬者　輒知之

冊府元龜曰田仁會麟德中遷右金吾將軍强力疾惡晝夜巡警絲毫越法略無寬者　又曰姜晦為吏部侍郎舊制吏曹舍宇悉布棘以防令史與選人交通及晦領選事盡除之大開銓門私引致者晦輒知之召問莫不首服

乃其繼　實非盜

冊府元龜曰晉安重榮為成德軍節度使嘗有夫婦共訟其子不孝者重榮抽劍令自殺之其父泣不忍其母詬罵仗劍逐之重榮問之乃其繼也因叱出射之一箭而

甕 又曰後周柳慶初仕後魏為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三十斤詣京師寄人停止無何失之詣縣詢問主人遂自誣服慶召問賈人曰與人同宿乎曰無與人同飲乎曰曾與一沙門酣飲飲醉而晝寢慶曰主人非盜也彼沙門乃真盜且即遣吏逮捕盡獲所失之金

擊羊皮 驗猪口 魏書云李惠轉雍州刺史人有負鹽負薪者同釋重擔息樹陰爭一羊皮惠遣爭者出顧謂州綱紀曰此羊皮可知主乎無荅者惠令人置羊皮席上以杖擊之見少鹽屑曰得其實矣使爭者視之負薪者乃伏罪 吳錄曰張舉為句章令有妻殺夫因燒舍詐稱火燒夫死詣官妻不承舉遂取猪二口一殺一活積薪燒之殺者口中無灰因驗夫口中無灰妻伏其罪

必記主名 乃探他書 冊府元龜曰李晟為隴右副元帥臨下明察每理軍必曰某有某勞某能某事雖厮養小善必記主名 又曰王鍔為淮南節度使有遺匿名書於前者

鍔內雜中先有他書雜之及吏退鍔乃探取他書焚之人信其匿名者焚也既歸省所告者異日乃以他事按驗下吏以為神明

人皆自勸 吏畏其明

冊府元龜曰王忠嗣為河東節度採訪使毎軍出給士卒軍器必題其姓名於上遺失驗其名以罪之人皆自勸 又曰韋家仕梁為吏部郎中復判南曹吏畏其明

自持量衡 必設鉤距

冊府元龜曰嗣曹王皋為潭洪荊湘觀察使知人疾苦毎遣人糧肉令自持量衡以致之以絶吏之更易 又曰劉栖楚為京兆尹摧抑豪右事無大小必設鉤距

知其有姦 故以此屬

韓非子曰子産嘗晨出過東匠之門聞婦人哭使吏執而訊之則手絞其夫者也吏問故子産曰凡人於所親愛者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問奇類林曰宋張詠守杭日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婿主其貲而

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則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壻子長立果以財爲訟壻持書詣府詠曰汝婦翁智人也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以其財三與壻而七與子皆泣謝而去

野父爭雞

南史曰傅琰爲山陰令有野父爭雞琰問何以食雞一云粟一云豆乃破雞得粟而罪言食豆者

二人挾絹

魏書云范䂂爲浚儀令有二人挾絹於市互爭令斷之各分一半去後遣人密察之有一喜一慍之色於是擒之服其罪焉

密送女奴 掩捕少年

事文類聚曰錢若水爲同州推官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奴父母訟於州命錄事鞫之錄事嘗貸錢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共殺女奴皆應死州官以爲得實若水疑之留其獄一旦詣州密送女奴於知州所引父母示之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 又曰向相在西京有僧暮過邨民家宿門外夜中有盜入其家自牆上扶一婦人并囊衣而去

僧見之因夜亡去走草中忽墮眢井則婦人已爲人所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得之井中執之詣縣掠治僧自誣獄成獨敏中以贓不獲疑之因密使人訪其賊吏食於邨店嫗言婦人乃此邨少年某甲所殺也吏就舍掩捕之案問具服一府以爲神

更究寡婦　使妝門士

經濟類編曰曹攄字顏遠少有孝弟行太尉王衍見而器之調補臨淄令縣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愍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寡婦自誣獄當決値攄到知其有冤更加辨究具得情實　又曰攄入爲尚書郎轉洛陽令時天大雨雪宮門夜失行馬攄使妝門士衆官咸謂不然攄曰宮掖禁嚴非外人所敢盜必是門士以燎寒耳詰之果然

批押利病未嘗差舛　剖析詆欺無不彰敗

冊府元龜曰吳湊貞元中爲京兆尹掾吏等以湊未聞吏事有疑獄難決者多候湊將出府時方諮

呈奠免指摘湊每閱視必舉其利病而抓抑之未嘗分毫差舛　又曰王播元和中為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播長於吏術雖簿牘鞅掌剖析如流黠吏誆欺無不彰敗

明察三

原先王求明察之官　左傳云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

情偽盡知　又曰民之情偽盡知之矣

咸稱神明　前漢黃霸識事聰明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

厥德文明　東觀漢記郭賀為荊州刺史百姓歌之

表章善惡　廣州先賢傳云黃豪拜司隷

謂之神明　後漢虞長為政嚴峻上

明於發擿姦非吏人謂之神明

枉訟理察　後漢張禹初拜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民皆以

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濟涉禹將渡吏固請不聽禹厲言曰子胥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檝而過

為政清明 汝南先賢傳云黃浮為濮陽令為政清明號為神明

在事清明 晉書山濤為尚書吏部郎文帝與濤書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邁時念多所乏令致錢二十萬穀二百斛稷帝嘗賜景帝春服帝以賜濤又以母老并賜藜杖一枚

增號神明 孔帖云李栖筠判南曹時大盜後選簿亡失多偽冒栖筠判析有條吏氣奪號神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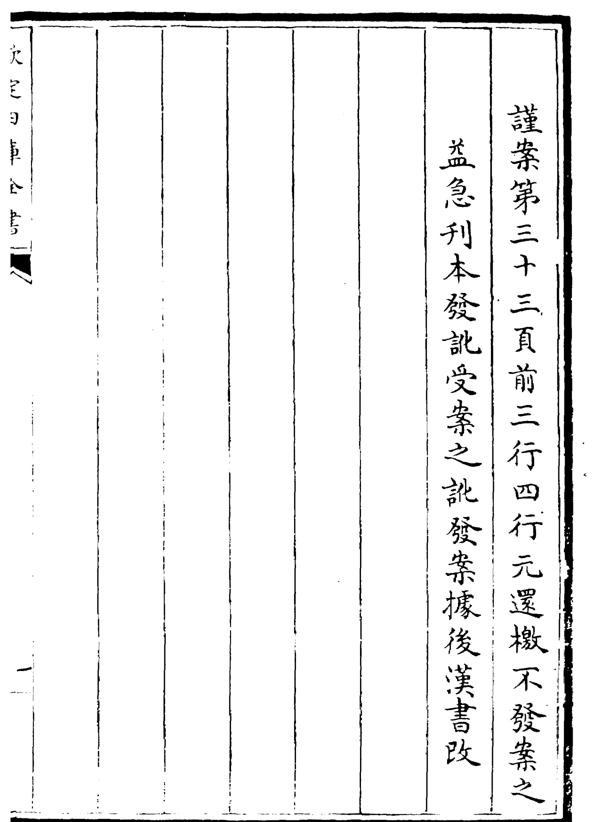
嚴明持法令 又云嚴郢拜京兆尹嚴明持法令敢誅殺盜賊一衰

人不敢欺 冊府元龜曰後唐張憲為興唐尹知留守事剖析聽斷人不敢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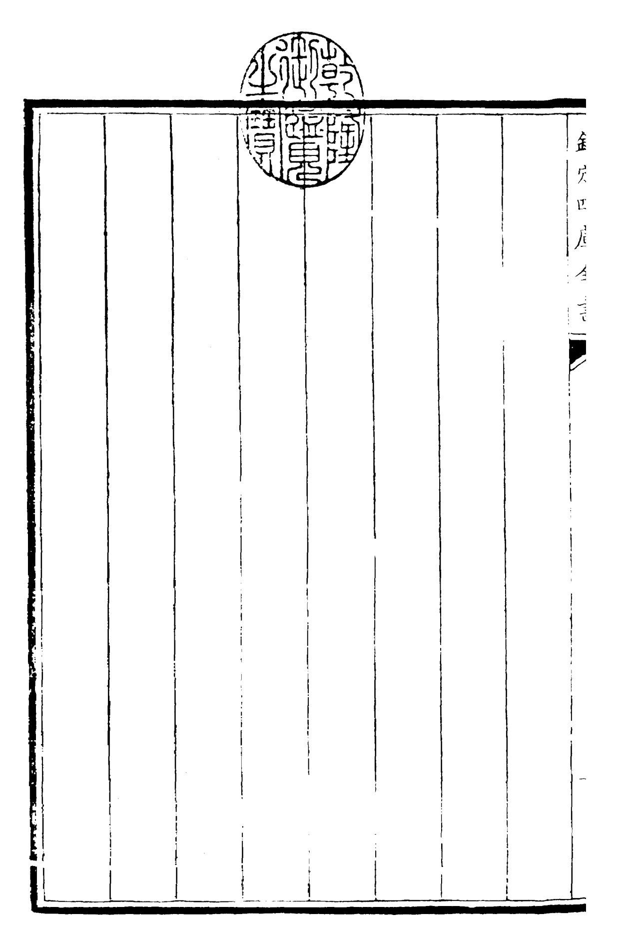
利病洞知 又云梁趙玥為忠武留後符籍虛實財穀耗登民之利病無不洞知

增論唐李溫三不欺先後論曰子賤事哀亂之魯而邑偪强齊仗義為城池倚仁為干櫓當鯨吞之大敵鴟狼顧之遺黎惠訓不倦乃無得而稱視民如傷而不有其愛是則不求不欺於人而人不忍欺矣子産攝晉楚之間而靖共爾位役智利物飾躬勵俗守之以信行之以禮告之以慈惠臨之以明察如鏡洞照如衡誠懸是則求人不欺而人亦不能欺矣西門豹當戰國之際而克脩茂績身為紀律言有典章剛克其柔威克厥愛權之

以法制董之以刑罰火烈人望霜清物心是則責人不欺而人固不敢欺矣夫不忍欺者至誠潛感是曰上德堯舜之吏也不能欺者明智旁達是曰有政三王之吏也不敢欺者嚴威允濟是曰能刑五霸之吏也



謹案第三十三頁前三行四行元還檄不發案之
益急刊本發訛受案之訛發案據後漢書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王詒

謄録貢生臣于飛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九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九

政術部八

疾惡 摘伏 稱職 才過職 不稱職 附 守職 戒慎 遺愛 異績

疾惡一

詩曰無逝我梁無發我笱逝人梁發人笱必有盜魚之罪以言褒姒淫色來嬖於王盜我太子母子之寵 又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鄭靈公棄其世臣而任嬖人狂狡子良諫之而作是詩 又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

萬民馬　漢書曰嚴延年爲涿郡太守疾惡太甚中傷者多　晉書劉興傳曰興猶膩也近則污人　又解系傳曰我於水中見蟹且惡之　抱朴子疾謬曰聞其言者猶鵄梟之來鳴也覩其面者若鬼魅之見形也其所至詣則如妖怪之集也其在道途則甚逢虎之羣也　孔帖曰李邕貶遵化尉妻温復爲邕請戍邊自贖曰邕疾惡如仇　冊府元龜曰韓滉貞元初爲相自居重位愈清廉嫉惡　又曰李晟每理軍尤惡下爲朋黨相搆好

善嫉惡出於天性　又曰孔緯為御史中丞器志方雅嫉惡如仇既總憲綱不繩而自肅

疾惡二

原斥遠佞惡　沙汰郡吏東觀漢紀朱暉為臨淮守晉書劉毅有孝行少厲清節然好臧否人物王公貴人望風憚之僑居平陽太守杜恕請為功曹沙汰郡吏百餘人三魏稱焉為之語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

何並為潁川頭懸於市　樊煜為天水盜無出獄漢何並為潁川太守使文吏治鍾威趙季李欵三人獄武吏往捕之各有所部敕曰三人非負太守乃負王法不得不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使入函谷關勿令污民間不入關乃收之趙李桀惡雖

逵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鍾感負其兄止雒陽吏格殺之亦得趙李他郡持頭還並皆縣頭　後漢樊曄為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傍曰以付樊公　冊府元龜云劉涼州為之歌云云

增剛愎　介潔

進剛愎嫉惡歷典數州皆為廉使畏憚　資治通鑑曰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蕭倣介潔疾惡為相重惜官職少所引拔西川節度使王播大修貢奉且以賂結宦官求為相詔徵播詣京師倣力爭上不聽倣遂辭位

為蜮　有鴞

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　又曰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

五逆　四毒

元陽妙經曰寧近虎狼獅子猛獸大火可畏之處終不親近四種五逆之人　大乘妙林經曰如大猛虎如四毒蛇不可親近

惡人席　賊臣境

冊府元龜曰後漢許

敬汝南人有史誣君者會於縣令坐敬拔佩刀斷席曰敬不忍與惡人同席　又曰抑公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有道士獻丹藥試之有驗問所從來曰鍊于蒯門時朱克融方叛公綽謂之曰惜哉至道來於賊臣之境雖驗何益乃沉之於江

極言盧杞　請斥李繁

冊府元龜曰陸贄為翰林學士德宗言及致寇之由則曰運數全定事不由人贄極言杞等罪狀帝雖貌從心頗不悅　又曰權德輿為太常卿時李繁者宰相泌之子初與翰林學士梁肅友善肅待之頗厚因得日熟其門及肅卒竊亂其配士君子無不歎駭積年擯棄後起為太常博士德輿奏請斥之

恥於共世　不在其位

抱朴子曰如此之徒雖能令壤蟲雲飛斥鷃戾天手提刀尺口為禍福得之則排冰吐華失之則當春彫悴余代其蹶蹈恥於共世　又曰徒恨不在其位有斧無柯無以為國家流穢濁於四裔投負人於北汶

不蔭惡

木　不飲惡泉　管子曰夫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惡木尚恥之況與惡人同處　尸子曰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

狡吏無所容　官當盡去　册府元龜曰李祀開成末為司農卿祀疾惡太切狡吏無所容遂加誣謗謂之苛刻　五代史郭崇韜傳崇韜謂宦官當盡去至於扇馬亦不可騎

尤為非正所忌　不為流俗所喜　册府元龜曰李絳為左僕射剛腸疾惡賢不肖太分以此尤為非正之徒所忌　山堂肆考曰宋畢士安初拜參知政事入謝真宗曰行且相卿因問誰可與卿同進者對曰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臣所不如帝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忘身狥國秉道嫉邪故不為流俗所喜

疾惡三

增豺虎不食 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蝃蝀 又云蝃蝀在東莫之敢指

目有眯 子華子云國人疾視之如目有眯焉

原戮於兩觀尸朝三日 家語孔子為魯司寇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于朝三日子貢曰少正卯魯之聞人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辟而奸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少正卯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譚說足以飾褒榮衆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人之奸雄不可不除

如務去草勿使能植 呂氏春秋曰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絕其本根勿使能植

捕郡內豪猾 漢王溫舒為河內太守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盡十二月郡中無犬吠之盜

近臣奢僭充皆舉劾 漢江充為謁者

使匈奴還拜為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

窮究其姦

漢嚴延年為涿郡守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咸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賓客放為盜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延年至遣掾蠡吾趙繡按高氏得死罪窮究其姦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恐

道不拾遺

增五逆

焦氏易林云雷霆所擊誅者五逆

原問貴戚

後漢周紆徵拜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強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豈能知此

放横

疾惡若仇

謝承後漢書張佺為山陽令御政清潔

貪饕

賣菜傭乎

流放潔士盈朝

汝南先賢傳許子將為郡功曹云云

陳相罪惡元收具

考

後漢喬元少為縣功曹時豫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國元謁景因伏地言陳相羊昌罪惡乞為部陳從事

窮按其姦景壯元意署而還之元到悉收昌賔客具考贓罪昌坐檻車徵　誅鋤姦黨門夜不閉益部耆舊傳云羅衡為萬年令　疾惡如讎王隠晉書傳咸云云

疾惡四

增詩唐杜甫贈鄭國公嚴武詩曰閲書百氏盡落筆四座驚歷職匪父任嫉邪常力爭　又贈祕書監江夏李邕詩曰往者武后朝引用多寵嬖否臧大常議面折二張勢㒱俗凛生風排盪秋旻霽

摘伏一

原趙廣漢善鉤距　應神華善發擿

漢書趙廣漢字子陽守京兆尹善為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也汝南先賢傳云應神華為將作大匠善發奸擿伏

增納刀　盗印

朝野僉載曰貞觀中衛州板橋店主張迪妻歸寧王衛楊貞二人投宿有人取王衛刀殺張迪却納刀鞘中至明將訊貞遂自經上疑之差御史蔣恒覆推追店人唯留一老嫗年八十餘晚放出令密覘之曰嫗出當有人與之語者即記姓名恒集男女三百人就中喚與老嫗語者問之具人服云與迪妻繾綣是實　彙苑詳注曰王懿恪留守西京日長水縣申請買木錢數百千王視其狀坐令追買木一行人械送皆以屬吏吏請其故王曰凡公文皆先書押而後印故印在書上今此狀乃先印後書必有奸也鞫之

果重疊冒請盗印爲之者

盗男 殺妻

風俗通曰潁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兩婦皆懷娠長婦胎傷閉匿弟婦生男夜盗取之爭訟三年丞相黄霸出坐殿前令卒抱兒取兩婦各十步叱婦曰自往取之長婦抱持甚急兒大啼叫弟婦恐傷害之因放止甚悽愴長婦甚喜霸曰此弟子也責問乃伏 晉書曰荀融爲司隷校尉京兆人董豐遊學三年而反過宿妻家是夜妻爲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融察而異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不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箠不去俯見兩日在水下馬左白而溼右黑而燥寤而心悸問之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爲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而寢融曰坎爲水馬爲離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至離兩日二夫之象馬左而溼溼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獲昌詰之首服曰本與其妻謀

殺豐期以新沐枕為驗是以誤中婦人

市皮　書菜　北齊書彭城王浟字子深為定州刺史時有被盜黑牛背白毛浟乃詐為上符市牛皮倍酬價直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又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三畝數被盜浟乃令人密往書菜葉為字明日市中看菜有字獲賊

遺劒　摸鐘　漢書曰沛郡民家貲二十餘萬一男才數歲失母有一女不賢其父病恚令以財屬女但遺一劒云兒年十五以此付之其後又不與兒乃訟之太守司空何武省其書顧謂掾史曰女性強梁壻復貪鄙畏害其兒且寄之耳夫劒者所以決斷限年十五者度其子智力足闘州縣得以伸理乃悉奪財還子　筆談曰陳述古知浦城縣時人有失物捕得莫知的為盜者述古乃紿之曰某廟有一鐘能辨盜至靈使人迎置後閣引羣囚立鐘前自陳不為盜者摸之則無聲為盜者摸之則有聲乃陰使人以墨塗良久引囚逐一摸之出驗其手皆有墨惟一囚無墨

訊之遂承為盜

無所貸　為有名

冊府元龜曰李晦為右金吾衛將軍兼檢校雍州長史京輦姦豪所聚前後官長多不能檢察晦糾發其奸無所容貸　唐書曰李勉調開封府汴州水陸一都會俗龐錯蹤難治勉摧姦抉隱為有名

多所發摘

冊府元龜曰劉滋為吏部侍郎掌選多所發摘

無不首伏

又曰韋陟為吏部侍郎嘗病選人缺員既少取士良難選人有瑕者按聲盤詰無不首伏每歲勝得數百員缺以待淹滯

人莫敢犯

冊府元龜曰李齊物歷鳳翔京兆尹無術學好發官吏隂事以察為能人吏莫敢抵犯

動若有神

又曰張亮歷懷州刺史所莅之職潛遣左史伺察善惡發摘姦隱動若有神

摘伏二

原發姦擿伏　漢書趙廣漢守京兆尹其發姦擿伏如神

發伏姦禁　張敞詳方略

令斷縑　風俗通云漢時臨淮有一人持一匹縑到市賣之道遇雨以縑被覆後一人至求庇蔭授與一頭雨霽當別因互爭各云我縑詣府自言丞相薛宣宣令斷縑各與一半使騎吏聽之後人濫受縑主稱寃宣然後呼責之具服

原京師稱有神筭　後漢書云王渙為洛陽令能發擿姦伏京師稱歎以渙為有神筭為將作大匠

吏民謂之神明　又云度尚為上虞長為政嚴峻明於擿伏吏民謂之神明

增唯勤而清　彙苑詳注云傅劇為吳令往別建康令孫廉廉問曰聞大人發奸擿伏患化如神何以至此答曰無他也唯勤而清

汝眞是盜　晉書云苻融在冀州有老母遇劫於路揚聲唱盜行人為母逐之既擒劫者劫者反誣行人為盜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並走先出鳳

陽門者非盜既而還入融乃正色謂後出者曰汝真是盜何以誣人

發摘如神 梁書云范雲性機警為吏部尚書書牘盈案賓客滿門官曹文墨發摘如神

有若神明 隋書云梁彥光徙相州刺史具風俗好興謠訟目彥光為著帽餳隋主聞之免彥光官彥光請復為之發摘姦伏有若神明

佯失告狀 唐新語云李靖為岐州刺史或私告其謀反帝命一御史按之御史知其誣罔與告事者行數驛佯失告狀驚懼乃與告事者曰李靖反狀分明令失告狀幸救其命告事者乃疏狀與御史驗與本狀不同即日還以聞高祖大驚靖不坐

三日內必擒 孔帖云蘇良嗣政尚嚴每盜發三日內必擒

皆能摘發 册府元龜曰盧從愿睿宗初為吏部侍郎有冒名偽選及虛增功狀之類皆能摘發其事

牛歸女壻 錦繡萬花谷云張允濟為武陽令與元武縣隣元武人有以牸牛依於妻

家八九年牛孳產十餘頭及將異居妻家不與縣累考不能決其人詣武陽質於允濟允濟令縛牛主蒙其頭將詣妻家邨中云捕盜牛賊召邨中牛悉集各問其所從來妻家恐連及指其訴牛曰此是女壻家牛也允濟發蒙頭謂之曰此即女壻可以牛歸之

摘伏三

增壐書唐則天后神功初壐書勞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姚璹曰嚴霜之下識貞松之擅奇疾風之前知勁草之為貴卿早荷朝恩委任斯重居中作相弘益已多防邊訓兵心力俱盡廼眷蜀中甿俗殷雜久缺良守是用命

鄉出鎮寄玆存養果能攬轡澄清下車整肅吏不敢犯奸無所容前後糾摘蓋非一緒貪殘之伍屏跡於列城剽奪之儔遁形於外境詎勞期月康此黎元言念德聲良深嘉尚宜布琅邪之化當以益州為法

增碑唐權德輿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齊成公神道碑曰相國諱杭字遐舉擢為河南尹盜有宋瞿曇者白晝椎剽三川病之幾三十年公法令嚴捕魁宿使無遺類指顧之間擒摘如神

元富珠哩翀大都路都

總管姚公神道碑曰公諱天福長憲遼東武平縣民劉義訟其嫂與所私同殺其兄成縣尹丁欽以成尸無傷憂懣不食其妻韓問之欽告其故韓曰恐頂顖有丁塗其跡耳視之果然獄定上讞公召欽詰詢之欽因矜其妻之能公曰若妻處子邪曰再醮令有司開其夫棺毒與成類并正其辜欽悸卒　明宋濂元禮部尚書追封譙國郡公汪先生神道碑銘曰先生諱澤民字叔志擢戊午進士第授岳州路同知平江州事李氏有兄弟三

素豐於貲季弟未有子而沒其婦誓不再適孟仲利其財乃唆亡賴男子誣以姦私婦不禁榜掠自引伏先生見其色有冤閒行廉察之悉得其情白而出焉轉南安路總管府推官潮州判官錢珍挑推官梁楫妻劉氏不從誣楫冒羅官中米殺之獄中事連海北廉訪副使劉安仁逮繫者二百人先生讞之獄立具時珍飲藥死詔戮其屍安仁坐受珍賂除名時朝廷遣奉使宣撫江西聞先生名命廵南安章貢二郡事得專決聲績尤著

增墓誌元姚燧南京路總管張公墓誌銘曰公諱庭珍字國寶至元十九年以才起復南京路總管兼開封府尹見星而出見星而歸凡積事留獄旬月剖摘尤善發姦伏有控鶴十餘輩僦大第聚居二年黃金横帶出入飲食街陌縱横公曰必劇賊也密諭有司期三日盡致其黨索賍得金帛寶玉服玩典質券契盈室鞫之皆欵伏明日告曉市中皆杖死民駭其神捷

稱職一 才過職 不稱職附

原官材 適用記曰司馬論辨官材論辨然後官之 輪轅適用 爵不喻德 祿必當位月令行爵出祿必當其位 罰當其過 舉得其罪韓詩外傳云季孫之治魯也衆殺人而必當其罪多罰人而必當其過子貢曰暴哉治乎奚不若子産之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罪亡三年而庫無拘人故民歸之如水就下 漢書云田延年為河南太守以尹翁歸為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為兩部閎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 翁歸曉文法漢書尹翁歸少孤為獄小吏曉習文法 王基明制度魏志王基字伯興為荊州刺史明制度整軍農修學校南方稱之 契為司徒百姓和睦 夔主賓客遠人畢至典略 耿恭為校尉烏孫遣

子　郭展為太僕廐馬充丁後漢耿恭為戊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謁者關寵為已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以下皆遣子入侍也　晉諸公賛云郭展為太僕廐馬充丁其後征吳得以濟事　智以效官才宜稱職　官有小大所貴授方　才有長短各宜適用　任非其人則官邪而政廢　才稱所職必事舉而績成　增蘇瓌　常楊冊府元龜曰賈曾開元初為中書舍人與蘇晉同掌制誥皆以詞學見知時人稱為蘇賈　又曰常衮代宗永泰中為中書舍人衮文章俊拔與楊炎同掌制誥時人稱為常楊　裴馬　盧李冊府元龜曰盧從愿睿宗初為吏部侍郎大稱平允初高宗時裴行儉馬載為吏部最為稱職及是從愿與李朝隱同時

典選亦有美譽時人稱曰前有裴馮後有盧李

護溝瀆　闢田疇　冊府元龜曰于頔為蘇州刺史護溝瀆整街衢至今賴之　下詳加戶口注

諳練典章　簡拔賢俊　冊府元龜曰鄭餘慶為尚書右僕射憲宗以餘慶諳練典章朝廷禮樂制度有乖故事專委餘慶　又曰後唐任圜拜平章事兼判三司簡拔賢俊杜絕倖門

敷揚命令　銓綜條流　冊府元龜曰梁劉捍使習賔贊自司賔局及征討四出必預其閒雖無決戰爭鋒之績而敷揚命令勤幹吏職　又曰後唐盧文紀為吏部郎熟於故事銓綜條流剖析無滯

言音高朗　容止閑雅　冊府元龜曰齊映為給事中白皙長大言音高朗德宗自山南還長安嘗令映宣詔令　又曰崔敖禮為通事舍人辯於詞令容止閑雅

雅諳姓氏　躬閱丈尺　冊府元龜曰高士廉貞觀中為吏部

尚書獎鑒人倫雅諳姓氏凡所署用莫不人地俱允又曰楊崇禮為太府少卿雖錢帛充牣丈尺間皆躬自省閱

玄齡表奏　元恭文翰

册府元龜曰房玄齡為秦府記室參軍出入十年毎軍書表奏駐馬立成　孔帖曰薛元恭秦王為皇太子除舍人于是軍國之務總於東宮而元恭掌文翰

持法明審　挺議鯁固

孔帖曰蔣沇遷大理卿持法明審　又曰獨孤郁進右補闕吐突承瓘討王承宗郁執不可挺議鯁固

銓汰文武　刊具圖書

孔帖曰李迥秀大足初檢校夏官侍郎仍領選銓汰文武　又曰韋繩天寶初入為祕書少監元宗尚文繩刊具圖書

舉要删繁　處劇若閒

山堂肆考曰馬周字賓王為中書舍人岑文本稱馬君論事援引事類商確古今舉要删繁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增減　東都事略曰李諮字仲詢知樞密院事性明達周知

世務處劇若間暇不能易字　以為至言山堂肆考曰唐孫逖典詔誥張九齡視其草欲易一字不能也　又曰宋御史呂陶劾司農少卿范子淵修堤開河糜費巨萬而功不成黜知峽州中書舍人蘇軾草制曰汝以有限之財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決不可生之地時以為至言

運五十萬斛　上八十四章冊府元龜曰憲宗元和初李巽為度支轉運使舊例每歲運江淮米五十萬斛抵河陰久不盈其數唯巽三年登焉　又曰殷侑為諫議大夫凡有朝廷得失悉以陳論凡八十四上章

以古義為的　得王言之體冊府元龜曰齊澣為中書舍人潤色王言皆以古義謨誥為準的　又曰梁杜曉開平初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在兩制之重祖述前載甚得王言之體

范祖禹講官　蘇天爵學士經濟類編曰范祖禹在邇

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上
側先按講其說間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蘇軾稱
為第一 又曰元順帝時諸道奉使者皆與臺諫
交相捄救集賢侍講學士蘇天爵糾舉無所避 原

才過職棲鸞 展驥 王渙辟仇香為主簿謂曰主簿不
討陳元之罪得無少鷹鸇之志乎
香曰以為鷹鸇不如鸞鳳渙乃謝曰枳棘非鸞鳳所栖
也 龐統字士元劉備在荊州以士元為耒陽令在縣
不理免官魯肅曰士元之俊才百里不足以展
驥足耳備召士元與語大竒之乃以為治中 趙魏

老 社稷器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
薛大夫 蔣琬字公琰為廣都長蜀先主
因遊觀奄至廣都衆事不理而又沈醉先主大怒將殺
之諸葛亮曰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宜重察之乃不
罪免官 人浮於食 位不充量 禮
而已 漢書 過猶不及焉

用牛刀 屈而未伸宜展驥足 子謂子游割鷄焉用牛刀 增割雞

捕鼠 冊府元龜曰顔師古隋仁壽中為安養尉尚書左僕射楊素見師古年弱貌羸因謂曰安養劇縣何以克當師古曰割雞焉用牛刀素竒其對 白居易策林曰屈長才於短用者猶虎捕鼠而斧翦毛也

拘下位 處賤官 開元天寶遺事曰張彖為華陰簿為守令所抑歎曰丈夫有凌雲蓋世之志而拘於下位若立身矮屋之下使人擡頭不得乃棄官而歸 記纂淵海曰寶元初有明州慈溪尉倜儻不羣雖處賤官而有憂天下之心屢上書言事

以子孫托 有公輔器 記纂淵海曰婁師德補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業竒其才謂曰吾子台輔之器當以子孫相托 四朝史曰張昇為楚丘主簿王曾識其有公輔器

器宏者恥效以圭撮之任 足逸者

難拘以尋常之地 柳宗元柳渾行狀 原不稱職素餐 尸祿

雖有其位茍無其德則素餐也 曹子建表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受是尸祿也 辱高

位 敢辱高位 晉庾峻上疏史歷試無績依古終身不

小 仕則官無紕政矣能小不能大可降還位小則人以

器之 無德而祿 不能者止 無德而祿殃也 毋之僭 周任有言 所宜

舉德 安能食浮 以速官謗 而煩刑書 德薄而

位尊 力小而任重 薛公之才但能理於小邑 公

綽之用不可以為大夫 增托疾 養望 冊府元龜曰張延賞代宗

時為御史大夫元載恃權會殿中侍御史陸珽等密上

封事論載帝付臺問狀延賞懼不敢鞫托疾以避其事

又曰敬恬代宗時為御史大夫從容養望不舉綱紀

兩端　三旨

唐書曰蘇味道前後居相位嘗謂人曰處事不宜決斷明白但摸稜以持兩端可矣時人號為蘇摸稜　續編曰王珪神宗時自執政至相凡十六年率多諛順當時目為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也

但求作相　不稱此官

冊府元龜曰李元素憲宗時為御史大夫以名望名拜中外聳聽及居位一無修舉但規求作相　又曰李珝文宗開成初為御史中丞宰臣李固言奏曰李珝為人疏易不稱此官

多違其才　虛有其表

孔帖曰楊師道為吏部尚書起貴冑四海人物非所練悉用人多違其才　冊府元龜曰崔協莊宗同光初為御史中丞器宇宏爽高談虛論多不近理時人以為虛有其表

頗為時議所少　終無稱職之譽

冊府元龜曰蕭瑀貞觀中為尚書右僕射瑀見事有時偏駁用法稍深頗為時議所少　又曰周景範世宗顯德中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為人厚重剛正然剸繁理劇非其所長終無稱職之譽

稱職二

才過職　不稱職附

原能業其官　左傳子産對叔向曰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元冥師生允格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

君子得輿　易剝卦上九爻辭云君子得輿小人剝廬廬舍也明在上之位唯有德君子則為下民所載小人居上則被侵削不能為之蔭庇也

飲食衎衎　易漸卦六二彖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衎衎飽樂也素空也明六二得位處正如人有才能得居位食祿俸非素飽也

類使　類能而使之

授方任能

量能授爵

任

良授官 人存政舉其人存則其政舉 器使君子使人也器之 官修其方左傳蔡墨對魏獻子曰夫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也 謝息守不假器左傳云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為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雖有挈瓶之智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軍而守臣喪邑雖吾子猶有猜焉注曰挈瓶汲者喻小智為人守器猶知不以借人

佐天子理陰陽史記云周勃為右丞相文帝問勃曰一歲決獄錢穀出入幾何勃謝不知汗出沾背問陳平平曰有主者曰若所主者何事曰主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

田仁刺三河奏事稱意漢書武帝時田仁以壯勇為衛將軍舍人後使刺三河還奏事稱意拜為京輔都尉月餘遷司直

吏稱其職漢書贊曰孝宣之治

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

牟融為司農稱為名卿　東觀漢記云牟融字子晏為大司農性明遠稱為名卿

執憲御下舉正非法　又云樊準字幼陵為御史中丞執憲御下舉正非法百姓官僚震慄

袁安名重朝廷　後漢袁安為河南尹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

匡政理務拾遺補闕　漢記陳蕃為汝南功曹云云

拔貞實斥華偽　先賢行狀曰毛玠雅量公正在官清恪其典選舉拔貞實斥華偽乃至長吏還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車

鍾會管記室時謂子庢　魏志鍾會為大將軍府管記室為心腹之任時人皆謂之子庢

官人稱允　晉諸公贊曰山濤為吏部尚書官人稱允

居位持重為任

職臣 晉書云山濤薨以魏舒領司徒有頃即真舒居位持重為任職臣

孫會記室書檄立成 又云孫會以策干東海王越詭其姓名自稱南岳逸民動以勸王詞義甚美王以為記室參軍每造檄或驛馬倚之應命立成皆稱旨

增備物致用五十餘條 晉書當陽侯杜元凱為度支尚書內以利民外以救邊備物致用以濟當時之益者五十餘條

撼天心 潛確類書云隋趙綽為大理少卿文帝令斬二人綽曰當坐杖殺之非法上曰無關卿事綽曰陛下置法司欲誤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綽曰臣冀撼天心何論撼木上乃止

克專弓冶 冊府元龜云趙道興貞觀初遷左武侯中郎將太宗嘗謂之曰卿父為隋武侯將軍甚有當官之譽卿今克專弓冶可謂不墜家聲

獲當時譽 又云杜如晦為吏部尚書掌選事引用賢良甚獲當時之譽

白魚表　又云薛收為天策記室參軍太宗嘗侍高祖遊後園池中獲一白魚命收為獻表收援筆立就不復停思

有當時譽　又云侯君集為史部尚書出為將領入豫討誤有當時之譽

明習舊事　又云郭正一為平章事又在中書明習舊事凡有制敕多出其手

甚有能名　又云裴行儉高宗朝為吏部侍郎與敬元馬載同時典選十餘年甚有能名

人得歡心　又云狄仁傑為寧州刺史撫和戎夏人得歡心

以文翰見稱　又云許景先開元中為中書中書舍人知制誥以文翰見稱中書令張說稱曰許舍人之文雖無峻峰激流斬截之勢然屬詞豐美得中和之氣

事無違闕　又云第五琦天寳末為監察御史句當江淮租庸使促辦應卒事無違闕

詳而不苛　孔帖云裴遵度判南曹天寶時選者歲萬計視簿牒詳而不苛世稱史事第一

復貞觀

永徽之政 册府元龜曰姚崇為中書令宋璟為吏部尚書崇及璟選補平允委用麃吏權門請託無所復行時議以為復貞觀永徽之政也 軍國之事知無不言 又云顔真卿為御史大夫軍國之事知無不言

重撰謚册樂章 又云吳通微通元與兄通微俱博學善屬文德宗貞元初為翰林學士時中書舍人李紓為昭德王皇后謚册文宰相張延賞柳渾為廟樂章皆不稱旨並詔通元重撰 不失錙銖 又云陸贄貞元中為相精於吏事斟酌裁斷不失錙銖 彈劾違犯 又云齊澣弱冠為監察御史彈劾違犯先於風教 在館三十年 又云李若水為通事舍人在館三十年多識舊儀 美容儀 又云姜柔遠為通事舍人美容儀善數奏 八十不衰 又云裴矩為民部尚書年且八十精爽不衰以曉習故事甚見推重 羣僚側息 又云

崔隱甫為御史大夫故事大夫與監察競為果敢略無承稟隱甫無大小悉令谘決稍有忤意列上其罪羣僚側息

紀綱復振 又云李尚簡為御史中丞奏彈京兆尹楊憑當時翕然紀綱復振

王言之最 又云孫逖為中書舍人掌誥八年制敕所出為時流歎服議者以為自開元以來蘇頲齊澣賈曾韓休許景先及逖為王言之最

銓敘人倫 又云楊纂為吏部侍郎銓敘人倫稱為允當

以公當稱 又云于邵為比部郎中嘗署考第于吏部以公當稱

一志農戰 又云令狐彰為滑州節度使瘡痍未復城邑為墟彰一志農戰內蕳軍戎外收黎庶

因人之利 又云令狐楚為北都留守兼太原尹久在并州練其風俗因人之利而利之故封内晏然

詞藻之美 又云韋承慶為雍王參軍府中文翰皆出於承慶詞藻之美擅於一時

振職 孔帖云高武累進史

部侍郎人善其振職

明銳 又云裴冕歷殿中侍御史少學術然明銳果於事

有大臣器 又云韓臯資質重厚有大臣器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兵部侍郎

以稱職薦 又云張次宗開成初為起居舍人文宗詔左右史立螭頭記奏對既退帝名見審正是非故開成時事為最詳次宗以稱職薦集賢院直學士

無易珙才 又云徐州以王智興後軍驕數犯法天子思革其弊知崔珙治軍精嚴謂宰相曰欲武寧節度使者無易珙才

有當官之稱 唐書云李愷驟歷兵部郎中愷有史幹明於几案甚有當官之稱

屬僚歎服 又云王播字明歛轉刑部侍郎時天下多故法寺議讞科條繁雜播備舉前後格條置之座右詳決如神當時屬僚歎服不暇

節將屈服 冊府元龜曰晉桑維翰為侍中嘗一制除節將五十餘人各領軍職無不屈而服之

慶歷四諫 問奇

類林云慶歷中余襄公歐文忠公蔡忠惠公王懿敏公為諫官時人謂之四諫

撰會計錄　玉海云皇祐二年田况為三司使撰皇祐會計錄金穀利害纖悉修具

鐵面御史　經濟類編云趙抃彈劾不避權倖聲施凜然京師目為鐵面御史

才過職大才當大用　孔帖云韋安石舉明經調乾封尉雍州長史蘇良嗣器之及當國謂安石曰大才當大用徒勞州縣可乎薦於武后

位不配材　又云趙元少負智略武后稱制懼不容其高調宜祿尉自傷位不配材

此公坐也　唐書曰蘇珦調鄠尉李義琰為雍州長史鄠多訟珦至府裁決明辨義琰顧聽事曰此公坐也恨吾齒晚不及見

簿領中乃有是人　四朝史曰吳仁澤為雍丘主簿范純仁異之曰簿領中乃有是人

原不稱職愚折足覆公餗　易言不勝任

負且乘

致寇至易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　求賢審官以資共理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增唯騁詞辯冊府元龜曰唐溫彥博太宗時為吏部郎中知選事意在沙汰多所擯抑而退者不伏嚚訟盈庭彥博唯騁詞辯終日喧擾為識者所嗤　唯稱好鬚唐書云太宗在翠微宮以李緯為民部尚書有自京師來者帝曰房元齡聞緯為尚書謂何曰唯稱好鬚帝遽改之　非宰相器孔帖云韋挺不禮馬周及周為中書令帝欲用之周言挺狠於自用非宰相器　聲名稍減冊府元龜曰蘇瓌牧人時稱良吏及居相位聲名稍減　機務壅滯又云崔楨在相位信學而無事機務壅滯　用穆宗初幽鎮阻兵方隅多　不稱良史韓愈順宗實錄云令狐峘為左庶子史館修撰修元宗代宗實錄雖

勤苦然多遺漏不稱良史

輕笑 孔帖云元稹進同平章事朝野雜然輕笑

起武力 又云卓待價起武力典選無銓總才朝野共嗤薄之

不能動搖山嶽 問奇類林曰唐韋思謙為御史大夫嘗曰大丈夫當敢言地要須明目張膽以報天子御史出使不能動搖山嶽震慴州縣為不稱職

不適輪轅 冊府元龜云戴冑在銓衡抑文雅而獎法史不適輪轅之用

曲子相公 天中記云晉相和凝少年時好為曲子詞布於汴洛洎入相專托人收拾焚毀不暇契丹入夷門號為曲子相公

年踰六十 冊府元龜云晉陳瓚為謁者年踰六十聲氣衰憊同輩護之以至官顯

金椀玉盃盛溲溺 錦繡萬花谷云五代孫忌與馮延已俱作相忌輕延已曰金椀玉盃而盛溲溺可乎

但書名 又云五代宋帝命馬裔孫為相裔孫素未諳練中書百職無能專決但書

名而已

朽壤糞壤 歸田錄云楊億為學士時草荅契丹書云隣壤交歡草既進真宗自注其側曰朽壤糞壤億遽改為隣境明旦引唐故事學士作文書有所為不稱職當罷因亟求解職真宗語宰相曰楊億不通商量真有性氣

不通華言 續文獻通考云洪武四年親策會試舉人於奉天殿高麗金濤中三甲授安丘縣丞以不通華言請還本國

稱職三 才過職 不稱職附

增詩唐杜甫哀故司徒李光弼詩曰司徒天寶末北收晉陽甲胡騎攻吾城愁寂意不愜人安若泰山薊北斷右脅朔方氣乃蘇黎首見帝業二宮泣西郊九廟起頹

壓未散河陽卒思明偽臣妾復自碣石來火焚乾坤獵
高視笑禄山公又獻大捷異王冊崇勲小敵信所怯擁
兵鎮河汴千里初妥貼　孟郊上河陽李大夫詩曰上
將秉神略至兵無血戚三軍當嚴冬一撫勝重衣寒劒
奪衆景夜星失長輝蒼鷹獨立時惡鳥不敢飛武牢鎖
天闕河橋紐地機大君何以安守此稱者稀　李白贈
潘侍御論錢少陽詩曰繡衣柱史何昂藏鐵冠白筆横
秋霜三軍論事多引納揩前虎士羅千將　白居易寄

獻北都留守裴令公詩曰天上中台正人間一品高休明值堯舜勳業過蕭曹始擅文三捷終兼武六韜動人名赫赫憂國意忉忉伐蔡擒封豕吳元濟平齊斬巨鼇李師道兩河收土宇四海定波濤寵重移宮籥自東都留守授北京留守恩新換閫旄保釐東宅靜守護北門牢晉國封疆闊并州士馬豪胡兵驚赤幟邊鴈避烏號令下流如水仁沾澤似膏路喧歌五袴軍醉感單醪將校森貔武賔僚儼雋髦客無煩夜柝吏不犯秋毫神在臺駘助魂亡獫狁

逃德星銷彗孛霖雨滅腥臊

增制唐白居易授元稹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制曰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故吾精求雄文達識之士掌密命立内廷甚難其人元稹去年夏拔自祠曹員外試知制誥而能芟繁詞剗豔句使吾文章言語與三代同風引之而成綸綍垂之而為典訓凡秉筆者莫敢與汝爭能是用命汝為中書舍人以司詔令　又授柳公綽吏部侍郎制曰長史數易為

害甚多邇來都畿未免斯獘或苛急而人重困或懦弱而姦不息得其中者其公綽乎細大必躬親剛柔不吐茹甚稱厥職

增碑唐張九齡侍郎裴光庭神道碑序曰開元中遷兵部侍郎考遺訓補闕典頒九畿之政設九伐之刑以練國容以精軍實既而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出其言霈乎人有歸也天憲惟明肅乎人知禁也尋遷侍中兼吏部尚書弘文館學士叶文軌之殷受天人

之和多士動色羣方改瞻

增墓誌唐常衮御史大夫王公墓誌序曰公諱鉷太原人也以御史大夫領京兆尹黜幽陟明考察風俗地征國賦均輸平準天子六閑上林三官皆總制之未央前殿離宮下苑亦護作焉威檢轂下風清關右紅粟冰紈露積朽腐星精雪駟外廐塡溢廣靈囿之百里奉祈年之萬春漢家水衡少府錢四十萬至是而過之俾我巍巍之朝四海雄富 又太子賔客盧正已墓誌銘序曰

公之議刑也先帝以天下初定禁網疎濶朝廷郡國廢革舊章於是草具科條制刑録三卷以成後代法程公之居守也自胡馬入洛三川大殘長樂衛尉悉無官守中臺文書盡成灰燼而白晝大都之中剽吏奪金殺人横道河南尹不能禁公以明恕清汙俗以淳和消沴氣士庶欣欣勤懋郎吏增嚴屯校日引月長四方和會

增才過職墓誌唐楊炯隰川縣令李公墓誌銘序曰公諱嘉字大善遷隰川令川原爽塏風俗和平晉獻公之

胥靡吾是邑代恭王之子郢容為侯陽泉依六壁之城孟津合三溪之水公以輜車就列墨綬當官有蠶績於郕人用牛刀於魯邑市鄽無競不假鞭絲學校方興惟聞擊石諸侯取其軌則四海瞻其儀表為杜陵之男子誰繼後曹茂鄉里之小兒願辭彭澤於是退歸初服就養私門

增行狀元姚燧中書左丞李忠宣公行狀曰公諱德輝字仲寔至元改元授公太原路總管兼府尹至是潛藩

故臣相無有出爲二千石吏者上以太原難治故留居此自爾愈益勤厲崇學校以明人倫表孝節以善風俗逐姦贓以别民賊敦耕桑以富生理之出立社倉以虞水旱之歎一權度以絶欺詐之攘嚴鼓柝以警竒衺之覬凡可與民漸摩仁義者無弛不張嘉禾瑞麥六出其境

增不稱職詩唐武元衡寄上中書李相公詩曰昏旦倦興寢端憂坐向微㢘頽不覺老遼瑗始知非授鉞虚三

顧特衡曠萬機會應舟楫便煙雨五湖歸

守職一

原小國供職　諸侯正封　左傳昭公四年楚子合諸侯於申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供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注宋公爵故獻公禮鄭伯爵故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其禮同所從言之異　又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

典司宗祏　善守先代　又曰鄭厲公入使謂原繁曰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按厲公反國疑原繁故原繁言已世為宗廟藏神祏宗廟藏神主以石

也　下詳
前左師

增橫劒　持杖

續漢書曰种暠字景伯順帝時為侍御史監護太子承光宮中常侍高梵不賫詔書以衣車載太子欲出暠橫劒當車且曰常侍來無一尺詔書安知非挾姦耶令日之事有死而已梵不敢爭　晉書曰秦姚興從朝門遊於文武苑及昏而還將自平朔門入前驅既至城門校尉王滿聰被甲持杖閉門拒之曰今已昏暗奸良不辨有死而已門不可開旦名滿聰進位二等

批制敕　封除目

資治通鑑曰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敕有不可者即於黃紙後批之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敕　經濟類編曰司馬光論張方平不協物望難居政府神宗不從命從光翰林知通進銀臺司呂公著封還除目曰光以舉職賜罷是為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

各植鑿　不越樽

淮南子曰軸之入轂各植其鑿不得相通猶人臣各守其職不得相干　宋書曰不居其

職不課其事庖割有主尸不越樽

不可得昱　請先殺臣

資治通鑑曰左神策軍史李昱貸長安富人錢八千緡滿三歲不償京兆尹許孟容收捕械繫立期使償曰期滿不足當死中尉訴於上上遣中使宣旨付本軍孟容不之遣曰臣為陛下尹京畿非抑置豪强何以肅清輦下錢未畢償昱不可得　又曰司空于頔索賂事覺事連僧鑒虛鑒虛自貞元以來以財交權倖受方鎮賂遺厚自奉養至是權倖爭為之言上欲釋之中丞薛存誠不可上遣中使詣臺宣旨曰朕欲面詰此僧非釋之也存誠對曰陛下必欲面釋此僧請先殺臣

駁駙馬　糾道士

上詳第三條詩文

冊府元龜曰後唐趙光逢唐末時昭宗駕在華州徵為御史中丞帝置藥院於禁中道士許嚴士出入無間驟至列卿因此左道求進者衆光逢持憲糾之伏法

令殺犯法　欲斬私役

冊府元龜云李素立武德初為

監察御史時有犯法不至死高祖特令殺之素立諫曰三尺之法與天下共法一動搖則人無所措手足臣忝法司不敢奉旨　又曰李乾祐為殿中侍御史有鄃令裴仁軌私役門夫太宗欲斬之乾祐奏曰仁軌犯輕罪而致極刑便乖畫一之理臣忝憲司不敢奉制

懷義除名　王澈伏法

冊府元龜云狄仁傑為大理丞上元二年權善才范懷義並為斫昭陵柏木奏除名帝特令殺之仁傑執奏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殺二將軍千載之後謂陛下為何主臣所以不敢奉詔　又曰昔張仁愿開運初再為大理卿嘗以開州刺史王澈犯贓朝廷以澈功臣之子欲宥之仁愿累執奏不移竟還伏法

此是待詔職　自有樂官任

冊府元龜曰唐王及善遷左奉裕率孝敬皇帝之居春宮宴集命之擲倒及善對曰殿下自有樂官此非臣任也　問奇類林曰仁宗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蔡襄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

成皇后碑文又敕公書明辭不肯書曰此是待詔職也

守職二

原世不失職 左傳少皡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反水使重為勾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元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

各止其位 易艮象云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按艮為止象聖賢君子明良所處各止其位也

執技事上不移官 禮記王制云凡執技以事上者不移官鄭元注云欲專其事也

不如守官 左傳云齊侯田於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不謀其政 論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論語恪居官次左傳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公鉏然之敬恭朝夕恪居官次

眞守法臣韓非子楚王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茆門天雨庭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茆門廷理舉殳擊其馬敗其駕太子入爲王泣請誅王曰前有老主而不踰後有儲主而不屬矜矣眞吾守法之臣乃益爵二級

妻爲組善吳起使歸韓子曰吳子示其妻以組曰子爲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效之其組異善起曰使子爲組令之如是而今也異善何也其妻曰用財一也加務善之吳起曰非語也使之衣歸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

增不待三孟子云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

不越樽俎而代莊子云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士不兼官愼子

云古者工不兼事士不兼官工不兼事則事省省則易勝士不兼官則職寡寡則易守

踐薄冰

漢書云越職踰法以取名譽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

有司之罪

鹽鐵論云駟馬不馴御者之過也百姓不治有司之罪也

原據法守職

韓詩外傳云據法守職而不敢為非者人史也

帝至尚書陳矯跪問

魏志陳矯傳曰明帝車駕卒至尚書門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是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回車而返

奉職佳史

吳志呂蒙嘗以部曲事為江夏太守蔡遺所白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邵卒權問所用蒙因薦遺奉職佳史

指唯思廉侍王

冊府元龜云姚思廉初仕隋為代王侍讀屬義師平京城府僚駭散唯思廉侍王不離其側

令之貳豈得拱默

資治通鑑

云張說引崔沔為中書侍郎故事承宣制皆出宰相侍郎署位而已崔沔曰侍郎令之貳也豈得拱默由是事多異同

稍忤時宰

冊府元龜云鄭餘慶為史部尚書元和六年有醫工崔環自淮南小將為黄州司馬敕至南省餘慶封還以為諸道散將無故受正員官是開徼倖之路由是稍忤時宰

作魏徵段秀實傳

唐書云李翺轉史館修撰以史官記事不實奏曰勸善懲惡正言直筆史官之任令善惡皆取行狀謚議蓋行狀多是門生故史欲虛美於受恩之地今請但指事實假如作魏徵傳但記其諫諍之辭段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印以追道兵以象笏擊朱泚足以為忠烈從之

剛正守法

冊府元龜曰崔沂梁開平中為御史剛正守法人士多之

祭酒司業則不可

問奇類林云鄉浩字志完第進士調揚州府教授呂公著范純仁為守皆禮遇之純仁屬撰樂語浩辭純仁曰翰林學士亦為

之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純仁敬謝

獨擊鶻

又云王懿敏公素歷臺憲風力愈勁嘗與同列奏事上前事有不合衆皆引去公方論列是非俟得旨乃退帝曰真御史也議者目公為獨擊鶻

乃委手版

又云周敦頤南安司理有囚法不當死部使欲深入之頤力爭不能直乃委手版謝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使者感悟囚得生

越職而言罪也

宋史云歐陽修為河北都轉運使陛辭帝曰勿為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對曰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

寧可負鄉人

天中記云袁樞字機仲為編修官分修列傳故相章子厚家以同里宛轉求釋其事公曰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可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

守職三

增詩宋惠洪謁蔡州顏公祠堂詩曰開元天寶政多暇孽臣姦驕濁清化尺八橫吹入醉鄉國柄倒持與人把漁陽番將易漢官在廷之臣無諫者吳綾蜀錦光照眼更覺霓裳韻和雅叛書夜到華清宮狩呂胃驚天子詡二十四城陷同日長嗟乃爾忠臣寡鬧傳平原城辟堅穴鼻可以牿牛馬譬如灩澦屹中流江勢遠來波倒射吾知守職事主耳行藏初不較用捨公時風姿入畫想貫日精誠震天下

增賦唐馮韜漢文帝幸細柳營賦曰虜犯榆塞軍屯柳營觀文帝勞師之禮得亞夫為將之名足使他將顔厚餘兇股慄戈鋋有耀壓灞水之波瀾士馬無聲悄轅門之風日焜燿今古光照典墳振天聲於絶漠笑兒戲於諸軍山河保誓竹帛垂勳

戒慎一

增敬慎　廉謹　冊府元龜曰吳湊章敬皇后之弟代宗朝獨承顧問貞元已後德宗任遇信重徧歷中外親要之職小心敬慎所致也　又曰劉滋在相位無所啓奏但多謙退廉謹而已　削槀

焚制 册府元龜曰戴冑貞觀中為吏部尚書參預朝政時政得失輒隨事封進奏使削稾外無知者又曰高郢貞元中為中書舍人掌誥累年家無制草或曰前輩皆留制集公焚之何也曰王言不可存私家

馭馬 載舟 尚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柰何不敬 荀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不至矣

虎變 鼉行 關尹子曰聖人道雖虎變事則鼉行

如臨淵 不垂堂 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史記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而徼幸

有二乘 慎一仞 說苑曰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為其不博也孔子對曰為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為不博也孔子對曰為行惡道也 徐幹中論曰一尺之錦足以見其巧一仞

之身足以見其治是以君子慎其寡也

常合中道　不起黨與

冊府元龜曰韋綬德宗朝為翰林學士貞元之政多參決於內署綬所議論常合中道　又曰宋中錫寶歷二年充翰林侍講學士在朝清慎介潔不起黨與

懼有誤失　不務矜衒

冊府元龜曰皇甫無逸太宗貞觀中為益州刺史所上表奏懼有誤失必讀之數十遍仍令官屬再三披省使者就路又追而更審每遣一使連日不得上道　又曰王紹貞元中為戶部尚書判度支於時德宗以紹謹慎凡八年政之大小多所訪決紹未嘗漏洩亦不務矜衒

他皆如是　然猶如此

漢書曰石建為郎中令奏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乃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然猶如此

行如繩墨　手

執圭辟說苑曰心如天地者明行如繩墨者章何氏語林曰唯法是修唯禮是克手如圭辟足履繩墨

未嘗被奏　復有何憂東觀漢記曰桓文髙為郎二十載未嘗被奏三署服其重慎　經濟類編曰唐主委蕭瑀以庶政嘗有敕不時宣行唐主責之瑀對曰大業之世内史宣敕或前後相違令王業經始事係安危故臣每受一敕必勘審使與前敕不違始敢宣行唐主曰卿用心如此吾復何憂

昭侯必獨卧　翁叔不敢近韓非子曰唐谿公謂昭侯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千金之玉卮至貴而無當漏不可盛水為人主而漏其羣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卮也唐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卧唯恐夢言泄於妻妾　漢書曰金日磾字翁叔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宫女不敢近

師道未嘗泄内事　徐岱亦不談人短冊府元龜曰楊

師道為侍中叅預朝政性周慎謹密未甞漏泄内事又曰徐岱代宗時承兩宫恩顧時無與比而謹慎過甚亦不談人之短

竊識視不失尺寸　每與言未甞臧否

漢書曰霍光字子孟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甞有過每出入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季康家誡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極元遠而未甞評論時事臧否人物

吴湊大歷中為金吾　裴垍元和中在翰林

冊府元龜曰吴湊章敬皇后弟大歷中為金吾將軍小心廉謹偏見信任　又曰裴垍元和中在翰林屬憲宗初平吴蜀勵精思理機密之務一以問垍垍小心謹慎甚稱上意

戒慎二

增衣袽 易曰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原唯予小子不聰敬止 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温温恭人如集於木惴惴小心如臨於谷 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 不自滿假 恪敬天命 玩人喪德 克自抑畏 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於春冰 怵惕唯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愼乃儉德惟懷永圖 武王圖商至於鮮愛其死以有待養其身以有為

原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懐如流民之下也見懐思

威民之中也〔晉語姜氏謂公子昔管敬仲云云〕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國語單穆公云〕師曠聞子晉之言柬蠲其足　趙文子冠見張老而語之曰善哉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國語注滋益也〕擇福莫如重擇禍莫如輕福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范文子言〕范武子謂文子干人怒必獲毒焉范獻子聘魯問具敖二山魯人以鄉對曰先君獻武之諱〔晉語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具鄉對獻子曰不為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徧

子入太廟每事問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唯不學也

蓋慎之至也　夫有尤物則必移人苟非德義則有禍

春秋之法信以傳信疑以傳疑　莫見乎隱莫顯乎

微　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狐有牙而

不敢以噬貔有爪而不敢以擻　鑒戒善敗護守勿失

戒守以信　綿綿不絕將成網羅　毫末不札將成

斧柯　敬慎不敗　失在自克過在自懲　攻其所不

能補其所不備　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

子修道立德不以困窮而改節　爾有力於王室敬之哉無隳乃力　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　問謗謷於路辨灾祥於謡　有邪而正之盡誠之入　無曠其衆以為亂梯　增不答温室樹漢書云孔光字子夏周密謹慎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温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他語　慎乎所不察申鑒雜言云赴谷必隊失水必溺人見之也赴穽必陷失道必沈人不見之也不察之故君子慎乎所不察　動斯得楊子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符也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　寡門不入宿意林云寡門不入宿臨歔不取塵避嫌也

餘年未嘗有過冊府元龜云張延師以軍功累遷左右衛將軍前後二十餘年廉謹周慎未嘗有過

比之金日磾又云阿爾錫訥忠髙宗永徽中為右驍衛大將軍所歴以清謹見稱前後宿衛四十年時人比之金日磾

不敢獻名馬又云李德憲宗元和中為羽林將軍有名馬穆宗在東宮令近侍諷德獻之德以職總親軍不敢從

戒慎三

增誡唐韓愈守誡曰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于天子不唯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令之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髙其柴

援而外施窗穽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為盜則必峻其垣牆而固扃鐍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知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强之間而不知為之備噫亦惑矣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𪀔雞之不期越雞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為之擒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柳宗元敵戒曰秦有六國兢兢以强六國既除訑訑乃亡晉敗楚鄢范文為患厲

之不圖舉國造怨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曽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祗益為瘉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慾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遺愛一 生祠附

原前召後杜 後漢杜詩為南陽守人懷之前漢召信臣為南陽亦有遺愛人歌之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思亮愛瞻 蜀諸葛侯瞻亮之子也蜀人思亮而愛瞻每朝廷有善政雖非瞻建百姓

相告曰諸葛侯所為以是美名過其實也

送數百里　取一大錢

後漢孔奮字君魚為姑臧長被徵吏人羌胡曰孔君清廉宜報德相率賦斂牛馬器物千萬追送數百里奮謝之無所受　後漢劉寵為會稽守徵入山中有五六老叟人賫百錢送寵曰他時發吏求人間至夜不絶狗吠竟夕自明府下車狗不夜吠垂老遇明聖聞當去故自扶奉送寵為取一大錢受之

揩揮涕　割耳

冊府元龜曰韋仁壽武德初為巂州刺史檢校南寧州都督及將歸蠻夷父老各揮涕相送因遣子弟隨之　又曰陽嶠為魏州刺史歷兖州荆州長史所在以清白聞魏人詣郡割耳請重臨其郡

裂裳　竊鐙

潛確類書曰梁安城康王秀為南徐江荆郢刺史及薨四州裂裳為白帽哀哭以迎送之　冊府元龜曰崔戎自華州刺史遷兖海沂密觀察使將行州人戀惜遮道至有解靴竊鐙者

臥輪　毁橋

冊府元龜曰夏魯奇明宗天成初自河陽移鎮許州百姓官吏至臥輪斷鐙整守軍門明宗遣中使慰譬之又曰袁象先為天平節度使奉詔赴闕鄆人遮留毀石橋而不得進乃自他門而逃

置一本　留一卷

潛確類書曰司馬溫公薨百姓罷市而往弔粥衣而致奠京師民畫其像刻印粥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求之京師畫工有致富者又曰張乖崖嘗守蜀及代去留一卷實封文字與僧希白云俟十年觀此後十年公薨於陳州訃至蜀人罷市號慟希白為公設大會齋請知府凌策發開所留文字乃公畫像自為贊曰乖則違俗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遂畫於天慶觀僊遊閣為之立祠

奔赴長史　迎拜京尹

冊府元龜曰裴懷古中宗神龍中遷左羽林大將軍未達都復授并州長史史人出郊以候懷古命驅逐出迎之人百姓奔赴遮衆　又曰嚴郢為京兆尹宰臣楊炎惡其累巳陞

令御史劾郢拘於金吾仗京師百姓數千百人將詣闕救郢德宗知之乃削郢兼御史中丞百姓知郢得不坐皆迎拜喧呼聲聞數里

在鎮六歲吏留一年 冊府元龜曰薛平元和中為滑州刺史鄭滑節度使在鎮六周歲兵甲完利井賦均一至是入覲百姓遮道乞留 又曰崔務智為博州清平令以歲滿當去職百姓懷其善政詣闕請吏留一年制許之

絃歌薦食縞素送喪 潛確類書曰後漢王涣為洛陽令卒民思之為立祠安陽亭西每有酒食輙絃歌薦之 冊府元龜曰崔日用為并州刺史為政以恵愛見稱及卒靈櫬初發并州吏人數百皆縞素送喪

童稚十餘歲百姓數千人 冊府元龜曰韋景駿為肥鄉令後為趙州長史路由肥鄉人吏驚喜競來犒餞有童稚數十人甫十餘歲亦在其中景駿曰吾去此時汝輩未生何慇懃之甚也對曰比聞長宿傳說縣

中廂宇學堂館舍並是明公遺蹟將謂古人不意親得瞻覩　又曰符令譏初仕後唐為趙州刺史不周歲而部內大理俄以病終於官及歸葬本邑百姓隨而泣之者數千人

原生祠杜軫　荀勗

晉杜軫為池陽令為雍州十有一縣最百姓為立生祠　荀勗為安陽令有遺愛立生祠

石相祠　欒公社

石慶為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齊為立齊相祠　漢欒布為燕相燕齊間為立社號曰欒公社

號神父　圖形像

宋登字叔陽為汝陰令政教明能號稱神父遷潁川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汝陰人配社祠之　晉陸雲為浚儀令去官百姓追思之圖形像配食縣社

增李琪表　廷珪撰

册府元龜曰錢鏐為吳越王開平五年杭州將吏耆老列狀願為鏐建生祠太祖詔刑部侍郎李光嗣為宣慰立祠堂令翰林學士李琪表碑文以賜之　又曰韓遜嗣襲靈

州節度使善於為理部民請立生祠堂
太祖許之詔禮部侍郎薛廷珪撰碑文　率錢十萬

讓祠數四　冊府元龜曰呂諲肅宗上元中為荊州節度使理江陵三年號為良牧初立生祠祈禱殁後歲餘將士等又率錢十萬於府西爽塏地移祠立之又曰李穀初仕漢為陳州刺史廣順末宛立縣民稱穀忠愛欲立祠堂以聞時穀為宰相聞郡人陳請太祖前陳讓者數四

遺愛二　生祠附

原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　襄陽記諸葛初亡　悅其化敬其樹　毛詩　思其人愛其樹　春秋左氏傳曰甘棠云云　童子不歌謡舂者不相杵　史記

趙良見商君云云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流於後世及死秦國男女流涕云云

子産卒仲尼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春秋　大夫哭於朝商賈哭於市韓子云子産病死也　處女泣於室農夫哭於野說苑云子産死　丁壯號哭老人兒啼史記子産為鄭相死　婦人捨簪珥良人弛琴瑟說苑云子産相鄭而卒　思樂傳樂武子之德在人如周人之思召公愛其甘棠況其子乎　向方而道哭抱手而憂行賈誼新書鄒穆公死　婦人扶珠瑱大夫釋玦鞎　遨童不謳歌舂築不相杵　沽者不讐其酒屠者罷列而歸已上並鄒穆公死　所居民富所去

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漢循吏傳　百姓追思歌之至今漢趙廣漢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强小民得職百姓云云　民為立祠歲時致祭漢書文翁為蜀郡縣小吏也　民共立祠至今不絶又朱邑為桐鄉嗇夫云云　南陽為立祠又召信臣　過塚拜謁仰天號哭後漢祭肜傳曰烏桓鮮卑追思肜無已每朝賀京師常過塚拜謁仰天號泣乃去　思其人至其鄉東觀漢記東平王東巡狩　懷其恩信舉國號哭後漢耿秉傳曰匈奴聞秉卒號哭或至剺面流血注云剺割也　大小感恩旦夕臨哭又曰鄧訓卒官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日數千人戎俗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吾曹亦俱死矣

百姓道祀 後漢書云王渙為洛陽令 吏民立碑頌德記迹 後漢崔瑗傳瑗為汲令在事數言便宜為人開稻田數百頃視事七年百姓歌之 思劉 劉陶為順陽長病免人歌之曰悒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人 增制服行喪 後漢書張綱傳云廣陵賊張嬰寇亂十餘年綱為廣陵太守單車之賊逕造嬰壘中示國恩嬰拜泣乃降在郡卒年三十六張嬰等制服行喪 原汲民為立祠 崔瑗 耕人輟耘紡婦遺索 張衡大司農鮑德云 增起廟圖形 潛確類書云後漢許陽字偉君為都水掾修鴻隙陂百姓得其利後病卒太守鄧晨與都官為起廟圖畫形像 原吏民立祠 魏公 增刻石 潛確類書云賈逵字梁道為豫州刺史及卒豫人思之為刻石立祠 原百姓巷祭戎夷野祠 襄陽

記諸葛亮初亡**西土樹碑見者皆拜**晉書扶風王駿**見碑悲感**又羊祜傳云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遊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望其碑者莫不流涕**市人為散舉市皆哭**荊州記云羊祜在荊州**見樹哀泣**晉書孫晷卒**增不許赴哀**冊府元龜曰劉師元貞觀中檢校岐州都督丁毋憂去職岐州父老上表請留之太宗下優詔不許赴哀**棠棣碑**又云賈敦實咸亨初為雒州長史初敦實兄敦頤為雒州刺史甚有惠政百姓共為樹碑及敦實去職復刻石頌其德立於兄碑之側人呼為棠棣碑**帝親製遺愛碑**又云崔圓遷劒南節度使初聞國難知有行幸之計乃增修城池建置館舍儲備什物及乘輿至殿宇牀帳咸如宿設帝嗟賞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劒南節度如故親製遺愛碑於蜀以寵之**金魏州人**

思 又云苗晉卿所到有惠政所涖金州魏州人思之皆立碑頌德

所至有遺愛 又云王質歴河南尹宣歙池等州觀察使必先究其土俗然後致理故所至有遺愛焉

必不敢易袁公政 又云袁滋自華州刺史徵拜左金吾衛大將軍耆耋鰥寡遮道不得去揚於陵代其任宣言謂百姓曰於陵必不敢易袁公之政然後羅拜而訣

述其遺愛 又云薛瓊為萊州團練使卒本州百姓等列狀上請以瓊有善政在人乞立祠堂及樹碑以述其遺愛

得蓋藏之宜 權德輿岐公遺愛碑云巨麇崇創華飛雲矗宿以板幹積如京坻得蓋藏之宜協出入之制

識面者淚 冊府元龜曰張仲武武宗會昌中鎮幽州既卒漁陽人有八九十歲少而識其面者說之則淚

聽留周歲 又云李承約初仕後唐為黔南節度使數年之間巴卭蠻蜑不敢犯境父老司徒俊等詣闕言其政

化又聽留周歲　**攀轅遮圍**　又云郭延魯清泰中為復州刺史正俸之外未嘗斂貸及秩滿百姓上章舉留將離境攀轅遮圍者不能去　**聚哭柩所**　又云漢劉審交為汝州防禦使汝近畿輔號難治審交盡去州弊卒郡人聚哭於柩所列狀乞留葬本州界　**父老垂涕**　又云周翟光鄴廣順中權知京兆府既卒父老相逢垂涕漿酒遥奠將葬詣府乞留神柩葬雍土仍請立祠以時祭醊

原生祠獄平立祠　于定國字曼倩為縣獄吏決獄平郡中為立生祠　**桐鄉立祠**　朱邑為桐鄉嗇夫囑其子曰我死必葬桐鄉後葬桐鄉果立祠　**廬江立祠**　後漢鄭衆為廬江從事以單馬譬降灊山賊民立祠號曰白馬從事　**張任並立**　張奐為武威任延為九真並立生祠　**至孝配社**　後漢甄子然至孝早亡北海相孔融恨不及見之令配食縣社　**兄弟**

並立陸雲為浚儀令弟義為廣都長並立生祠 增改置佛寺又云李嵩為鳳翔尹百姓立生祠嵩抗表乞改置佛寺度僧七人 人吏為立冊府元龜云狄仁傑為魏州刺史人吏為立生祠 禱祀又云袁滋元和中為義成軍節度百姓立生祠禱祀之 優詔許之又云馬殷為武安節度使開平四年軍府官吏僧道等進狀乞許於本道以德政立碑并生祠堂事太祖優詔許之

遺愛三 生祠附

增詩宋蘇軾罷徐州往南京馬上走筆詩曰吏民莫扳援歌管莫悽咽吾生如寄耳寧獨為此別別離隨處有

悲惱緣愛結而我本無恩此涕誰為設紛紛等兒戲鞭鐙遭割截道邊雙石人幾見太守發有知當解笑撫掌冠纓絶　又曰父老何自來花枝裹長紅洗琖拜馬前請壽使君公前年無使君魚鼈化兒童舉鞭謝父老正坐使君窮窮人命分惡所向招災凶水來非吾過去亦非吾功

增狀唐張次宗請立前節度使李德裕德政碑文狀曰勲著王室則銘於景鐘功及生人則刋於樂石故扶風

存必拜之地峴山有墮淚之思竊以李惎纘慶相門伏膺儒業得郤穀詩書之學兼祭遵儒雅之風自授任坤方鎮安全蜀亭戍多警災旱相仍外有定戎之功則城柵相望内有繕完之備則器甲惟新强寇將罷其東漁隣敵自止其南牧況令令行屬郡威肅連營來暮之謡已彰於昔歲去思之美無謝於古人今合境同詞諸郡獻狀雖黄霸入用寵方盛於登賢而鄧侯不留情猶深於愛樹臣謬當交代備閲政能顧嗟卧轍之情特允紀

功之請

增頌唐張九齡故襄州刺史靳公遺愛頌序曰公名恒字子濟性持重有器望即温而聽厲動敬而居簡度量可以軌物德義可以服人佐益州攝御史中丞都督西南軍事先是兵連蠻徼歲轉軍儲擾我公私費以巨億公乃急其所病思有以易之建大田於雲南罷饋糧於巴蜀向之踰重阻冒毒瘴負擔以踣斃重餌於剽掠者每十有五六及公底績盡境頼全開元十二年以理迹

尤異廉使上達天子嘉之稍遷陝州刺史既解印去郡攀車盈途或借留無緣而人吏遮道或瞻望不及而老幼啼呼如是者十日乃出界而皆言曰捨我何之及聞公之喪哀可知矣市為之罷舂以之輟惠愛之結深古今之感一蓋為仁由己而遺德在人者其若是乎　唐獨孤及懷州刺史楊公遺愛頌序曰皇帝嗣位二載河南得賢二千石曰猗氏楊承仙者明毅公廉仁民愛物起輦鼓間為唐循吏天性貞方非有經術潤飾推誠御

衆以身率先民用不擾政是以茂於是王師始平河北
而覃懷纔歸於我大軍之後城郭為墟相國凉公拔公
於戎馬之上表為刺史公既至則弔瘡痍剪荆棘省事
節用寛其征而均其力然後濬決古溝引丹水以溉田
遂為沃野衣食河内數千萬口流人襁負如歸市焉鰥
煢無告不能自耕者貸牛種與農器視五穀所宜督其
程課勞來不怠每循行屬縣問所疾痛時其飢飽人人
得敷其業而厚其生上竒其能以璽書勞勉封弘農郡

公邑二千戶方倚以牧民民不遐其福大歷二年公薨於州閭境相弔童子不卷歌　元顧文琛馮侯去思頌曰皇帝即位之明年詔地官考輿地圖舉天下縣邑民數之繁者陞為州置賢守臣以宰百姓於是越之諸暨實得令馮侯翼越在漢為會稽郡其民剽輕漢嘗以貴近臣為之守猶或不振侯始至州訪民疾苦姦滑望風引避鄉胥舞文虛增稅石民以抑納為苦侯洞察其姦令民得自陳訴積獘盡去先是吏卒旁午田里無虛日

侯至悉禁戢之亦無廢事有私謁於侯者侯輒斥去之邦之士唶唶稱廉侯聞笑曰廉士大夫常分也吾求不負吾學耳郡政之暇輒引諸生講習經史州吏環聽之凜凜乎有富而敎之之意會行省以浙西兵路荒田失實及瀕海郡鹽法多弊檄侯往問州民數千人遮道請留不得請則相對涕泣如失慈父侯奉檄所至弊衣徒步以察微隱嗚呼若馮侯者求之古循吏殆未見其比也頌曰蕞爾暨陽附庸於越生齒滋衆在今為劇帝披

輿圖命陟丙州擇賢守臣得令馮侯侯自西來贏馬敝衣邦人環觀且喜且疑侯始為政循循于于惟奸是屏惟弱是扶罔俾苞苴累我名節爾冰雖清我行惟潔堂堂乾坤如侯幾人天實遣侯惠我邦民邦民歡呼更相告語始疑今信侯我父母昔侯未來骨肉流亡侯既來止爾農爾商帝憫下人病於薦饑水利田功乃懋乃司帝曰咨汝往貳其政侯拜稽首臣翼惟命我民有言侯毋疾驅天子有詔侯不敢徐世無陽秋孰紀侯德百世

不礱視我茲刻

增碑唐杜牧江西觀察使武陽公韋公遺愛碑序曰皇帝召丞相延英便殿講議政事及於循吏且稱元和中興之盛言理人者誰居第一丞相墀言臣嘗守土江西目覩觀察使韋丹有大功徳被於八州歿四十年稚老歌思如丹尚存丞相敏中丞相植皆曰臣知丹之為理所至人愛所去人思江西之政孰與聽聞詔授使臣杜牧序而銘之以美大其事按武陽公字文明以明五經

登科元和二年拜洪州觀察使洪據章江上控百越為一都會俗以茅竹為居霖必江溢燥必火作火水夾攻人無固志公始至任敎人陶瓦伐山取材人能為屋取官材瓦免其半賦徐責其直自載酒食以勉其勞不二周歲凡為瓦屋萬四千間樓四千二百間派湖入江節以斗門以走暴漲築堤五尺長十二里堤成明年江與堤平鑿六百陂塘灌田一萬頃公之為政去害興利輔以經術仁撫智誘慈母之心子産理鄭未及三年國人

尚謗黄霸理潁川前後八年始曰愈理考二古人行事
與公相次第
明楊士竒君山廟碑序曰君山廟者祀
常州府同知張侯之廟也為政而能愛民生則父母之
歿則烝嘗之張侯之同知常州也奉部符専督農事躬
履壟畞察種植而為之勸或時坐塍間相爾汝語如家
人所過飭勵學校正士習民甚戴是時天下軍伍滋弊
軍之姦黠者率用賂規匿而詭傅平民與籍民被枉比
比朝廷以璽書分命御史清理御史當詣蘇常者言於

兵部常州必得張同知共事乃有濟部遂以檄侯御史時銳意得軍為功不復矜念民枉侯固執民實非軍御史不可奈何數詬詈之侯忿鬱不能平數日疽發背卒然常之人賴侯以免於枉者猶十七八時蘇之佐郡者極力助御史得軍而枉民動以千計愁苦嗟怨於道路常之人以是益思慕侯不已侯素澹泊廉介不苟取一毫自入仕未嘗以家累隨公退坐一室蕭然讀書焚香而已易簀之先夕侍藥者入其舍索燈燭悉無趨出取

膏油一盂以入侯遥見竟謝却之其操類此侯卒之日民老壯奔走哭于庭奠祭累日柩行白衣冠送者數千人後數年江陰士民恊謀作廟於邑之北君山以祀侯來請書於石併作迎享送神之詩使歌以將事侯名宗璉字重器江右吉水人詩曰肅肅兮侯堂酌山泉兮薦林芳泠泠風兮髣髴侯戾止兮珮玉瑲懷仁侯兮撫我動與息兮有教稼芃芃兮連疇侯顧我兮樂以笑侯來兮蘭棹倐東臯兮忽南畝溪有鱷兮陸有虺侯赫視兮

敢余民侮侯來遲兮逝何疾侯之逝兮我民以戚山之明兮水之麗侯舍兹兮安適

增弔文明王英弔陳先生文曰予嘗至番陽自浮梁山中道經德興父老言前令陳公孟藻德政民受其惠惜去而亡矣予與公之子敬宗登進士同官於朝又得備考公之行誼追悼往昔為文以遺番人俾永其思其辭曰余浮番以遠征兮歷先生之故治遺老泣而告予兮嗟後時已十祀心悵怳以永懷兮宵耿耿而不寐嗟若

先生處此下邑兮不騄以進綰章與綬兮被仁履信彼狡之詆兮欺則弗忍澆者既敗兮鷙者益遠嗟哉其此去兮卒莫我返鴟鴞翺翔兮鷹鸇利吻張呀互嚇兮爭饞肆忿夫豈不懷先生兮如失父毋故世之所惜兮謂先生内實無疚而其所悼兮曰年未中壽才可以經濟兮施則未究顏夭而冉疾兮人孰其詬彼或幸其災兮何疾美而夸醜惟尼父之興歎兮曰善人吾弗覯余故撫膺而深喟兮獨揮涕以隱憂

增書事明高啓書博雞者事曰博雞者袁人素無賴日抱雞呼少年博市中任氣好鬭諸為里俠者皆下之元至正間袁有守多惠政民甚愛之部使者臧新貴將按郡至袁守易之聞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以告臧臧怒會袁有豪民嘗受守杖知使者意嗛守即誣守納己賕使者遂逮守脇服奪其官袁人大憤然未有以報也一日博雞者遨於市衆讓之曰若素名勇徒能藉貧孱者耳彼豪民誣賢使君不能為使君一奮臂邪博雞者

曰諾即入閭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數十人遮豪民於道豪民方華衣乘馬從羣奴而馳博雞者直前捽下提毆之奴驚各亡去及褫豪民衣反接狗諸市使自呼曰為民誣太守者視此一步一呼不呼則杖豪民子閗難鴆宗族僮奴百許人欲要篡以歸博雞者逆謂曰若欲死而父即前鬭否則闔門善俟吾行市畢即歸若父耒人聚觀歡動一城郡録事駭之馳白府府佐快其所為不問日暮至豪民門捽使跪數之曰若為民不自謹冒使

君杖汝法也敢用是為怨望又皴使君使罷汝罪宜死令姑貸汝豪民氣盡叩地乃釋之博雞者因告衆曰是足以報使君者未耶衆曰若所為誠快然使君冤未白也博雞者曰然即連楮為巨幅廣二丈大書一屈字以兩竿夾揭之走訴行御史臺臺臣弗為理乃與其徒日張屈字遊金陵市中臺臣慚追收其牒為復守官而黜贓使者方是時博雞者以義聞東南

增生祠判唐李宣對立生祠判曰考龔黄之跡窮卓魯

之化不孤良吏可謂能賢甲惠訓聿修仁政斯舉不變
舊染化居恒風歎歌召之徒勤想借寇之無及冀全遺
愛遂建生祠殁無愧於張蒼存不謝於王渙因心所感
縱獲福而無傷唯道是從豈為術之能致告之誠謬詐
乃有平

異績一

增三異　十奇　後漢書曰魯恭字仲康拜中牟令恭專以德化為理郡國螟傷稼不入中牟河
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
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

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　錦繡萬花谷曰嘉祐中河清縣知縣王元規軍民歌詠有十奇一奇民吏不識知縣兒二奇塌却曹司舊肚皮三奇買物償例不相虧四奇處事明白盡無私五奇街裏不見兇頑兒六奇蝗蟲不入境內飛七奇不敢賭錢怕官知八奇不義不孝不敢為九奇鄉村不被公人欺十奇百姓納稅不勾追

削課制　毀檻穽　後漢書曰宋均為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民患均到下記屬縣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虎未遊渡江　又曰法雄遷南郡太守有雲母藪澤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害者甚衆雄乃移書屬縣毀壞檻穽不得妄捕山林是後虎害稍息

因相率而還　妖不可久居　晉書曰曹攄字顏遠調補臨淄令歲夕攄行獄曰卿等不幸至此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

暫見家耶衆因皆涕泣曰若得暫歸死無恨遽悉開獄出之至日相率而還一縣歎服號曰聖君　錦繡萬花谷曰唐李杲遷洛陽令民吏畏服夜衙中有人語曰李令行事威猛令人破膽此中不可久居聞者啓門視之寂無影響方知其妖也

異績二

原吏民稱之 漢書趙廣漢守京兆尹吏民稱之不容於口長老傳以為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

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漢書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為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詳京兆尹

潁川八年治有異政 漢書黄霸臨潁川八年治有異政鳳凰頻見其境

膠東九載治有異政 後漢書吳祐傳云祐為膠東相九載

治有異政

治有殊政 東觀漢記郭賀為荊州刺史治有殊政顯宗巡狩賜以三公之服敞冕之旒

治有異績 後漢書王渙為洛陽令治有異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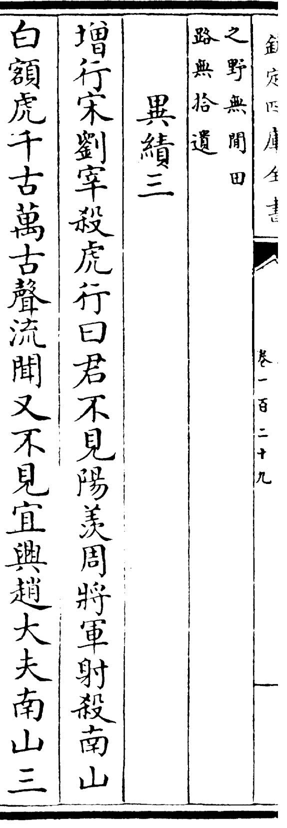
治績尤異 王隱晉書曰太康十年詔曰陽平太守梁柳治績尤異賜粟千斛秩中二千石

增有治縣譜 齊書云傅琰父僧祐並為山陰令父子著奇績世云諸傅有治縣譜

幼女搏猛獸 冊府元龜曰劉贊為歙州刺史以勤幹聞有老婦捃拾於叢林猛獸將噬幼女號呼搏而救之母子俱免觀察使韓滉奏為異績加金紫之服

百姓祈佛 經濟類編云唐宣宗校獵於渭上有父老十數人聚於佛祠上問之對曰醴泉百姓也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滿當罷詣府乞留故此祈佛冀諧所願耳

野無閒田路無拾遺 冊府元龜云梁王師範自昭宗龍紀中為青州節度十五年甚有殊政縣令刺史皆奏儒雅之士為



之野無閒田路無拾遺

異績三

增行宋劉宰殺虎行曰君不見陽羡周將軍射殺南山白額虎千古萬古聲流聞又不見宜興趙大夫南山三十有六虎令行殺取無復餘一虎昔何少三十六虎今何多虎多人不患所患政之苛大夫性高明下令走風雨所知在田里了不見臺府既令民免政之虎又與民除虎之苦四境之民歌且舞或云殺虎太傷和胡不令

渠自渡河我聞此言笑且呵大夫憂民憂豈必限吾土古陽羨今宜興大夫邑之主將軍邑之賔主賔多寡事不同千古萬古同清芬

增賦唐羅讓耿恭拜井賦曰漢耿恭躬受斧鉞志清煙塵堅疎勒之辟依澗水之濵據以為備期乎來賔匈奴奔敗而伺隟澗泉壅絶而不至雖礪乃戈矛而渴我將吏遂乃處孤城而穿井窺重泉而闢地深餘十丈曾無一勺之多職長千夫幾敗三軍之事外整衣服中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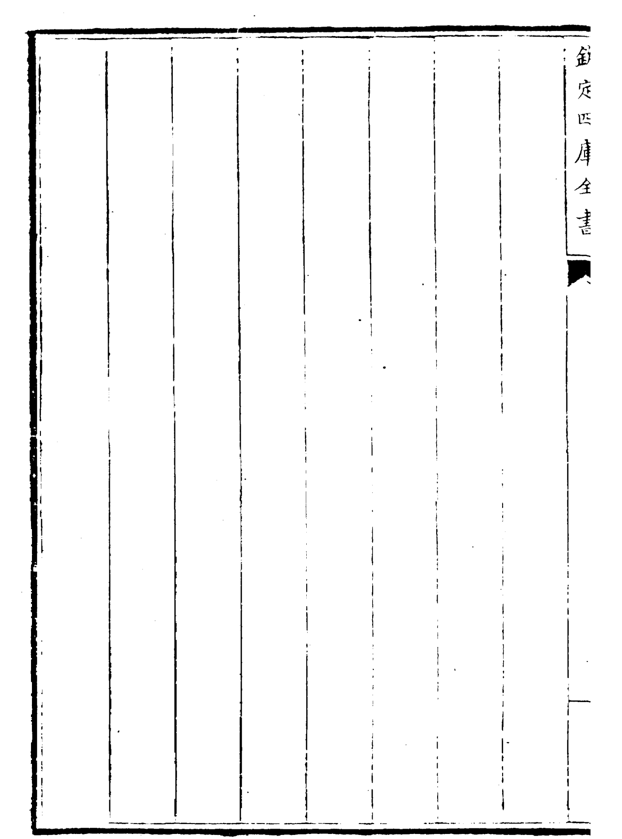
敢推赤心於神祇禱素沲於坎窞拜未及起叫天以無辜言未及終觸地而有感閟其質若俟仁人發其蒙俄成澹淡濯濯執熱袪除積慘明矣大漢士卒所以歸心愓爾羣胡君長於焉破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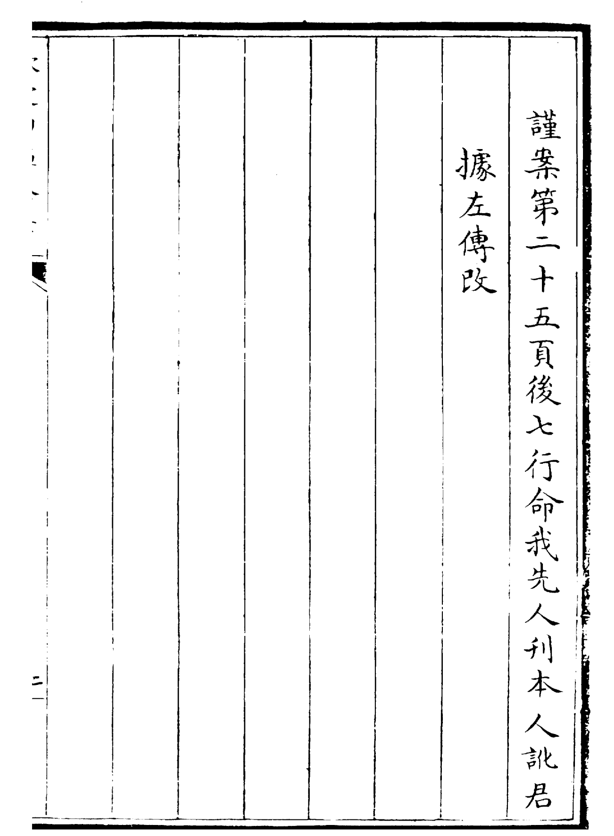
増行狀唐張説兵部尚書國公郭震行狀曰景龍中授公安西大都護四鎮經略使初安西西南有毒河源遠在葱嶺西北河岸百步人畜踏之者輒死公威鎮西域因驗圖經知其源率兵三萬人歴于闐康居大食等十餘

國所過之國令供資糧仍署其國王為左右總管率兵前進北至葱嶺牙帳前十二國王兵百萬餘其河源上有大樹高千餘尺垂陰數頃大軍至日有黄龍繞樹以口吐毒氣而拒官軍公手書檄文令左拾遺張宣抗聲讀之畢黄龍解樹而下公率諸軍誅之在安西十餘年四鎮寧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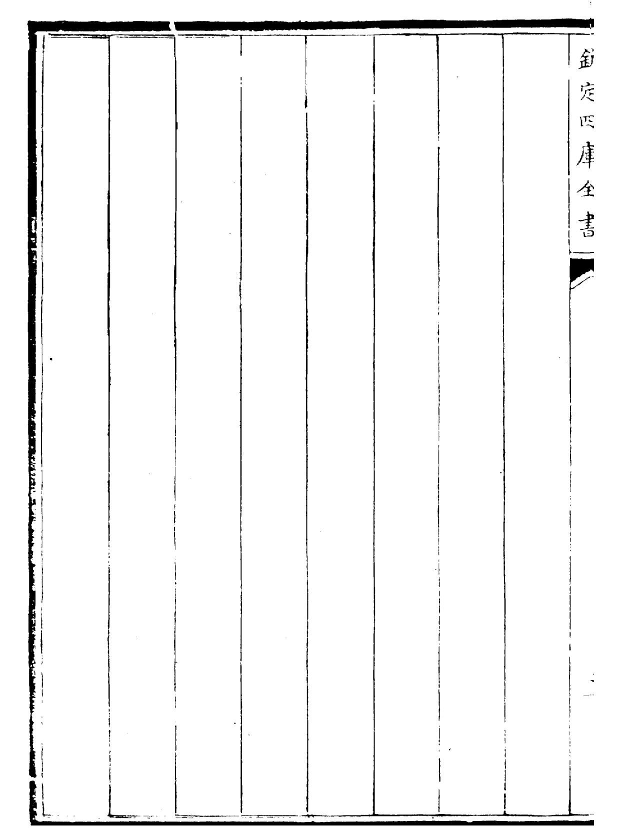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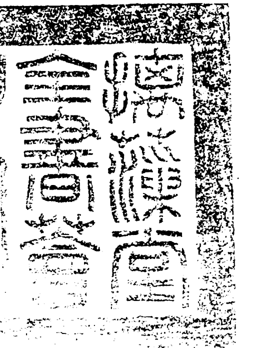
謹案卷一百二十九第九頁前八行富珠哩舊作孛术魯　三十五頁前二行阿爾錫納舊作阿史那今並改後倣此




謹案第二十五頁後七行命我先人刊本人訛君

據左傳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錄監生臣楊邦彥